

教会的正统

导言

第 1 章 以弗所教会

第 2 章 士每拿教会

第 3 章 别迦摩教会

第 4 章 推雅推喇教会

第 5 章 撒狄教会

第 6 章 非拉铁非教会

第 7 章 老底嘉教会

第 8 章 结论

导言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一至三章：从略。

二十二章七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十八至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约翰所写的，无论是书信，是福音，都是最末后写的；启示录当然也是最末后写的。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是写主耶稣在地的行为；约翰福音则是说到「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三 13。）约翰书信是在知识派纷乱神的道理的时候写的；也是把人带到天上去，来看神在天上所有永远的事实是如何。约翰是把我们从人的里面挪出来，而完全来接受神的儿子。约翰所写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将带到太初去。约翰福音是说，基督是在太初的；约翰书信是说，从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的启示录就把我们将带到将来的永世去。

福音是把神的儿子在肉身里给我们看见。祂在我们中间，但是人把祂认错了，人以为祂不过是拿撒勒人耶稣；约翰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在肉身里的耶稣是在太初的。这是最内幕的事实。约翰书信也是照样。祂的身分是神的儿子，祂的职分是基督。但是人不认识神的儿子，也不认识基督。所以约翰书信特别题起这两点，把我们带到起初最内幕的事实去。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乃是世界大乱，罗马的该撒最厉害的时候。约翰也就把我们带到将来要到什么地步的最内幕的情形去，使我们知道神对这世界的情形是如何看法。但在启示录里，不只有世界的情形，也有教会的情形。启示录也给我们看见：在教会，情形非常纷乱的时候，到底那样是主所喜悦的？那样是主所定罪的？主到底对于教会所定的是什么道路？教会在外表上、在历史上，要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但是，那样作，那一个情形，是主所要的呢？这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内幕心意。

在圣经里，有两个七封书信。神借保罗写第一个七封书信，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神借约翰写了第二个七封书信。前七封是说到教会在正常的时候是如何，后七封是说到教会在非常的时候是如何。

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是神对于正常的反应，叫人怎样认识神；约翰福音是神对于人的不清楚的反应，所以多题到真理和恩典。约翰书信也是神对于不正常的反应，所以多题起光和爱。启示录二、三章是神应付教会反常的现象的。保罗的前七封书信是对付教会正规的行为。现在教会不正规了，所以约翰在启示录里写了后七封书信。前七封是教会应知的道理，后七封是教会应走的道路。今天一个人真要想走主的道路，必须要看启示录二、三章。今天教会出了问题，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怎样作。不从启示录里去寻觅道路，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基督徒是怎样作法的。

还有，前七封信是在末时前写的，后七封信是在末时之后，或说是在末时之中写的。约壹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又是一个时代了，是末时了。「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基督徒若光是看见前七封信，就不认识神在末时的旨意。

圣经中有三个人的职事是特别显著的，就是彼得、约翰和保罗。彼得后书是彼得最后写的，那里彼得所题起的是背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写的，二章说，你要将见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2。）提摩太前书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三 15。）现在呢？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问题是在是不是脱离卑贱的器皿，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后二 20~22。）约翰书信是约翰最后写的，那里也题到敌基督的已经出来，而我们要持守主的道。（约壹二 18，四 3，二 24。）我感觉到我有负担。普通说，教会从起初到现在是一个时代—教会的时代。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正常和不正常，最少要分开。今天教会外表荒凉；你如果看不见这个事实，启示录就不必念了。

前七封信是对付正常的。现在反常了，怎么办呢？不错，地上的纷乱不会影响属灵的实际，神的属灵的实际是仍旧在的。但是教会至少在外表上是混乱的。罗马教说她是基督的身体。更正教，据一九一四年的调查，除了那些零星的之，有组织而有规模的，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个公会，每个都说自己是基督的身体。在约翰、保罗、和彼得还没有去世之前，这事已经起头了。保罗写给提摩太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提后一 15。）以弗所教会就在内。在这种景况之下，神的儿女就得追求一件事，就是我应当如何跟从事奉主。我当怎么办呢？在教会外表荒凉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当怎么办？启示录二至三章给你一条路走。你在神面前真要追求的话，启示录二至三章就告诉你，应当怎么办。

每一个人读启示录的时候，头一件就是要知道这是一卷什么样的书。人都晓得启示录是预言，但是如果再问他七个教会是不是预言，他就不敢说。在一章和二十二章里给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特点是以预言为性质的。不只七印、七号、七碗是预言，连七封书信也是预言。这本书乃是预言的书，所以没有人敢增加，也不容人减少。因为它是预言的书，我们就得把它当作预言，并要寻出预言的应验。启示录这卷书的性质，我们应当注意：第一，它是预言；第二，因为它是预言的缘故，所以它要应验。在亚西亚地方，当时的教会不只七个，为什么约翰就只题这七个教会呢？他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只看见这七个教会，因为这七个教会能够代表所有其他的教会。神拣选这七个性质相合的教会，把预言放在她们的身上。

在地上有七个教会，在天上也只有七个灯台。但是这里有个困难：在地上有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一个灯台。顶希奇的，约翰看见只有七个灯台在天上，难道世界里面只有七个教会么？好像在重庆的教会被割除了，在南京的教会也被割除了。这怎么办呢？所以你要记着，这是预言。因为是预言，所以只有七个教会被拿出来。这七个教会是作所有教会的代表，没有第八个可以代表的了。地上不只七个教会，但这七个教会是拿出来作代表的。天上只有七个灯台，这七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完全的教会历史了。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一章里给我们看见：「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3。）二十二章又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7。）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预言都是神的命令。外面虽然是穿上预言的衣服，里面却是神的命令。这一卷是实行的书，不是研究的书。这里的预言和其他的预言两样，这是给人遵守的。在约翰和我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这预言是给我们去遵守的，要我们从起头到末了去遵守。不愿遵守的人，怎能明白启示录呢？怎能明白七个教会呢？

读启示录二至三章，不只要看见这是要我们去遵守的预言，并且要看见主是审判的主。启示录一章前半是启示录全书的序，后半是二至三章的序。二至三章是以「主耶稣的启示」作起头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一 13。）祭司是穿长衣服的；这里主耶稣是祭司。灯台是在圣所里，不容熄灭的。它的光要昼夜不熄，所以祭司一直到圣所里修理和加油。主耶稣是祭司，在众教会中行走，看谁的灯亮，谁的灯不亮。修理就是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起首。（彼前四 17。）基督行走在众教会中，作审判的工作。并且今天的审判还是从永世来看的。约翰与主最亲密，他是躺在主怀里的。（约二一 20，24。）子在父怀里，约翰在子怀里。今天他看见了主，就仆倒像死了一样，因为祂是审判者。我们已往看见祂是恩典的主，现在要看见祂是审判的主。不过现在的审判是祭司的审判，还是修理。

到了那一天，就全是审判了。每一个神的儿女总得有一天遇见主的可怕和圣洁，这样就不会讲理由了。亮光除去所有的理由。光不只会照亮，光也杀死。圣经中每一处的光照，都是杀死人的天然生命的。人可以有许多理由，但是在主面前，无论什么都没有了，都要像约翰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离开主越远的人，自信力越大。但神的光是无法担屈碌满我们总得有一次，被神对付一下。

每封书信的头一部分，都是说主是谁；以后的话语，都是根据于主的那个启示。凡不认识主的人，就不能看见教会。教会是十字架的继续，断没有不认识十字架而能知道十字架的延长的。

这七封信都是以主为起头，而结束都是得胜者的呼召。谁是得胜者？什么叫作得胜者？是不是特殊的、超过水平线的人呢？圣经中得胜者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很普通的、平常的。凡在非常的时候而不反常的人，就是得胜者。现在一般人都在水平线之下。得胜者不是超出水平线之上，乃是在水平线上。今天神在这里呼召得胜者，起来照着起初正常的规矩去作。神的旨意是从来不改变的，好像一根直线一样。今天人堕落失败，一直往下；但是得胜者却又重新恢复到神的旨意里去。在这里还看见两件事：一是教会是金灯台，主行走在灯台中间；二是主的右手拿着七颗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圣经中的五金，都是有它的意义的：铁是代表政权，铜是代表审判，银是代表救赎，金在圣经里是代表神的荣耀。有一件事是古今中外没有人知道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圣洁虽然是难懂的，但是我们还能明白。神的公义，我们也能领会。惟有神的荣耀没有人知道，因为它是最属于神的。教会是金子作的。教会里面的人是从神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教会是和人绝对没有关系的。有人问，什么是草、木、禾楷的工作？草、木、禾楷都是肉体的工作。金、银、宝石中金的工作，意思就是完全出乎神的。

这七封信都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的，和保罗写的前七封信两样。保罗都是写给教会的，虽然特别在腓立比书，我们看见有众圣徒、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这里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不是直接写给教会，然而就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使者」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恩格老斯」(angelos)，这个辞是代表作使者的人。许多人读了启示录二至三章，寻找后七封信和前七封信相同的地方，把各样错误的解释来加在使者的身上。这使者到底是谁呢？这里所说的使者都是单数的，写信乃是写给一个单数的使者。不过这个单数是团体性的，所以在每一封信末后得胜者的呼召又是多数的。这使者是个团体的使者，是能够代表整个教会的少数人。现在神的路是两样了。

从前是教会站在主面前，现在是使者站在主面前。灯光是不如星光的。主拣选了不熄的星光，主说，这是我的使者。这星是在主的手中。今天有一班人是被主看为使者，因为今天教会的性质是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的教会在主面前有问题的时候，主看见有一班人一使者一是可以作教会代表的。从前教会的代表是有地位、有职务的长老；现今是将代表教会的责任交给属灵的使者了。这使者不一定是长老或执事。今天是凡能代表教会的，神就把责任摆在他们身上，神把教会的责任放在能代表教会的人身上。今天不是地位、职分的问题，而是那真实的、在神面前有属灵的能力的问题，神要把责任都挪在他们身上。

启示录是写给神的「众仆人」的。所以，不是仆人就不能懂。凡不是被血买来，受爱的激励而作奴仆的人，就不能懂启示录。

约翰写启示录是在主后九十五或九十六年，正是多米田(Domitian)作罗马该撒的时候。约翰是十二个使徒中末了一个死的，使徒的教会到约翰就结束了。在约翰写的时候，七封书信是预言。我们今天读这七封书信，也以它为预言；虽然在今天看，它已经是历史了。约翰是前瞻，我们是回顾。

现在我们将这七封书信里的这七个教会，一个一个的来看。

第 1 章 以弗所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以弗所教会是预言使徒以后第一段教会的情形。在主后九十六年之前，是使徒的时代。九十六年以后，起首不像使徒的时代了；有许多不对的东西，慢慢开始爬进来了。因为这卷书是预言的书，所以书中的名字也是预言的。「以弗所」在希腊文里原是「可羡慕」的意思。这个教会继续在使徒的教会之后，仍然是可羡慕的。

二节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启示录二、三章所用的「你」字，都是单数的。七个教会中，有五个是被责备的，一个是没有责备也没有称赞，只有一个是被称赞的。以弗所是在被责备之列。但是主在这里先将属灵的实际告诉以弗所的使者。有人以为主在责备之前，先说些好话，使受责备的人好过些，好像主也用所谓的外交手腕。但主并不是这样。主在这里乃是指教会中属灵的实际。有一个东西，叫作属灵的实际，无论如何是存在的。以色列人虽然按照人看是不行的，但是神却借着巴兰说，祂在雅各中看不见罪恶。（民二三 21。）不是神不看，乃是说看不见。难道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的么？乃是因为神看见了那属灵的实际。我们顶容易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是荒凉的，以为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就是这样的。但是神的儿女如果被主光照的话，就要看见我们有许多软弱和失败都是虚谎。如果属灵的实际是事实，这些就都是虚谎。好比有一个小孩子跑到马路上去沾了一身的泥，虽然他进来的时候，全身都是脏的，但是我说他是洁白的，是美丽的。不错，他全身都是污秽，但是这些污秽不是长出来的，只要一洗就清洁了。神的儿女要学习，在他没有洗之前，就看见他是好的。污秽乃是虚谎的，他的实际乃是好的。今天教会不像有神所说的那样荣耀，但今天教会却是荣耀的。你如果有属灵的眼光，不洗也能看见她是好的。因此你就也能常常为着教会来感谢神。教会今天是荣耀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弗五 25~27。）没有玷污，表明是没有罪的。没有皱纹，表明是不老的，常常保持她的新鲜在主面前。神说以弗所教会好，好的是她那属灵的实际。

二节下：「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主说试验使徒，就可证明使徒时代以后教会中仍旧有使徒。假若只有十二个使徒，那么只要问他是不是约翰，若不是约翰，就不是使徒；因为当时其余的十一个使徒都已经去世，只剩下约翰一个人了。使徒还需试验，可见十二使徒后还有使徒。

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这个辞，在希腊文是「proten」。它不只指着时间上的第一，也是表示性质上的第一。路加十五章里，父亲把上好的袍子给浪子穿，那「上好」就是同一个辞。

五节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二、三章的教会，不只是预言中的教会，也是当时亚西亚实在有的七个地方的教会。顶希奇的，就是历史告诉我们，以弗所在这一千多年来，已经没有教会了。灯台已经挪去，连外表也挪去了。

现在在哥林多、罗马等地都有教会，惟独以弗所没有。因为她不悔改，所以灯台挪去了。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党在教会历史中寻找不到。因为启示录是预言的书，所以我们还得从辞里面去讲究。「尼哥拉」在希腊文是两个辞合成的。「尼哥」就是「征服」或者「在他之上」的意思。「拉」就是「普通百姓」或是「俗人」、「平信徒」的意思。所以「尼哥拉」就是「征服平民，」「爬在平信徒之上」的意思。尼哥拉党就是有一班人高抬自己，过于一班的普通信徒。主在上面，普通信徒在下面；他们在主之下，可是在普通信徒之上。主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一种爬在平信徒之上的行为，是主所不喜悦的。这一种居间阶级的行为，是一件可恨的事。不过在那时才有行为，还没有成为教训。

在新约里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神的祭司。神在出埃及十九章呼召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5~6。）神起初所定规的，乃是全国皆是祭司。但是不久拜金牛犊的事发生了。摩西摔碎了石版，并且说，谁站在神一边的，要动手杀他的弟兄。那时，利未人站到神的一边来。结果那一天以色列人被杀的约有三千人。（三二 25~29。）从此以后，就只有利未人才能作祭司，从祭司的国度变成了祭司的支派。其余的以色列人就不能作祭司，就得倚靠利未人替他们作祭司，旧约祭司的阶级，就是居间的阶级。但是在新约里，彼得说，「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前二 9。）我们全教会都是祭司，是回到起初的情形去。启示录一章五至六节说，血洗了多少人，祭司也就有多少。祭司乃是料理神的事的；每一个信徒都料理神的事，教会中不应当有居间阶级。教会只有大祭司，就是主耶稣。

在教会没有改变之前，全体信徒都办神的事。但是在使徒后开始改变了，人对事奉神的事情渐渐不感兴趣。到了罗马教开始，就是别迦摩的时候，得救的人少而受洗的人多，不信的人把教会充满了。于是就出来了一批「圣品」的人。因为有一班教友不属灵，那就怎么办呢？叫他们放下账簿拿起圣经来讲，有点不顺。所以就寻出一班人来专管属灵的事，其余的人可去作属世的事。这样就产生了「圣品」人，违反了神的意思。神是要所有作世事的人都来作属灵的事。在罗马教里，分饼、按手、施洗等事，都要神甫来作，甚至婚丧等事也都要「圣品」人来作。更正教中则有牧师。有病请医师，诉讼请律师，属灵的事就请牧师。自己呢，可以专心去作属世的事。可是请你记得，在道教里有道士，替人念经；在犹太教里有祭司，替人办属神的事；但是在基督教里，不应该有居间阶级，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祭司。我们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喊「普遍祭司的职分，」就是这个缘故。亚伯能自己献祭，挪亚也能。以色列人起头也能，后来因为金牛犊的事，才不能自己献祭。神说，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直接来到神面前。但是现在教会有了居间的人。谁敢去在更正教的教会中站来说，「我感谢神」？那是不行的。今天教会中有尼哥拉的一党，基督教已经变作犹太教了。拒绝居间阶级的，乃是主所喜悦的。血若是洗了你，你就在属灵的事上直接有分。教会是在这个根基上才成立的，否则便是犹太教。所以我们所争的，不只是宗派的问题，乃是血的权利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教会分作三大类：一类是世界教会，就是罗马教。一类是国立教会，就像安立甘会、路德会等。一类是独立教会，像卫理会、长老会等等。在罗马教里有神甫制度，在安立甘会里有圣品制度，在独立教会里有牧师制度。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有居间的阶级在那里包办属灵的事。但是神所要设立的教会，乃是要能放得进整个福音，没有居间阶级的。凡是把整个福音放下去就要被炸掉的，都算不得是教会。

七节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主对七个教会都有同样的说法，表明不只以弗所教会应当听，所有的教会都得听。

七节下：「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对人当初的目的，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现在神说，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祂面前，按照神当初的目的而行。问题不是生命树是什么；问题乃是你愿意不愿意遵行神的头一个目的，那就是吃神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得胜者才能吃；凡能回到神当初的目的和要求的，他就是得胜者。

第 2 章 士每拿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二个教会，就是士每拿的教会。愿意神在这里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多看见一点，有几个地方不叫我们忽略了。在教会历史中，使徒时代和紧接使徒时代后的教会大受逼迫。受苦是教会的特点，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教会的名字是士每拿。士每拿是从「没药」这辞出来的，所以是苦的意思，是代表教会遭遇苦难。

八节下：「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封书信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名字是特别的，得胜者的赏赐也是特别的。主耶稣题起祂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对于得胜者，主又题起「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证明生命胜过死亡。许多人只看见「活，」没有看见「永远的活，」没有看见「又活」是何等的大。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对人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祂复活；因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徒二 24。）死不能拘禁祂。换句话说，所有活的人到了死里面去就出不来了，但是主耶稣，祂是死所不能拘禁的。死没有力量抓住祂，那个就是复活。祂的生命是耐死的。所以复活的原则在圣经中变成非常的宝贝。死过又活，就证明那个生命是耐死的。教会从神的眼睛看是耐死的。阴间的门向教会开着，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不能把她关在里面，所以教会的性质就是复

活的。什么时候教会失去胜过受苦的能力，教会就没有用处。许多人遇见不如意的事就完了，好像遇见死亡一样。但是复活是不怕死的，受苦才能证明他是耐死的。你想某人遇见这件事，恐怕要完了；但是，不，他经过又出来了。经过死而能存在的，这是复活。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多少次都是这样。也许遇到试炼，遇见试探，祷告也没有了，圣经也难读了；弟兄们都说，这回差不多了；但是不久又起来了，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不久又出来了。经过死就完了的，那不是复活。教会有个基本的原则，她是经过死而不被死埋没的。士每拿教会特别彰显这个真理。你如果读过福克司（Foxe）的「殉道者，」你就要看见教会如何受难和受苦。

就如：波雷卡（Polycarp）是那时一个教会的监督，他们把他拿住。因为他已经八十六岁了，所以他们不忍处死他。他们特别宽待他，只要他说一声「我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就可以释放他。但是他回答说，「我不能否认祂。我已经服侍祂八十六年，在这八十六年中，祂从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爱惜这身体而否认祂呢！」他们把他抬到火里去烧。当他下半身已经烧枯了的时候，他还能说，「感谢神，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被人烧，在这里用我的命来见证你。」有一个姊妹，他们叫她只要向底阿拿（就是行传十九章里以弗所城的偶像亚底米，又名底阿拿—Diana）鞠躬，就可以被释放。她怎么说呢？她说，「你们叫我拣选基督呢，还是拣选底阿拿呢？第一次我拣选了基督。现在你们要我再拣选，我还是拣选基督。」结果她也被杀了。有两个姊妹在那里说，「有许多神的儿女已经被拖去，我们为什么还留下呢？」后来她们也被拖去，关在监里。她们看见许多人被拉去给野只笈款，她们又说，「许多人用血作见证，为什么我们只能用口作见证呢？」这两个姊妹中有一个姊妹已经出嫁，另一个姊妹也已经订婚了。于是她们的父母、丈夫、未婚夫，都来劝她们，甚至把那一位姊妹的孩子也抱来，求她们否认主。但是她们却说，「你们想拿什么来和基督比较呢？」结果她们也被拉出去给狮子吃。她们两个一面走，一面唱诗，直到被狮子撕得粉碎。

士每拿教会所受的逼迫是何等厉害！但是不管你怎么作，生命总是死过又活了。逼迫不过显明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就是了。祂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九节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在地上你们没有根基，但是主知道你们是富足的。「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10。）整个士每拿教会是完全受逼迫的，但是死过又活的生命能够冲破这些。士每拿教会所以能够忍受大逼迫，就是因为认识复活。只有复活能够把你从坟墓里带出来。

九节中：「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在这里，我们又得注意犹太人的问题。主说，教会在受苦的时候，有患难、贫穷，这些还容易对付；惟有从里头来的，就难以对付了。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不是指世界的犹太人说的，乃是指教会的犹太人说的；像前面看见的「百姓，」不是指着世界上的百姓说的，乃是指着教会的平信徒说的一样。主在这里说起犹太人害他们，这也是他们苦中最苦的一件事。在七封书信里，有一条反对的路线。尼哥拉党题过两次，一次在以弗所教会，一次在别迦摩教会。犹太人也题起两次，一次在这里，另一次在非拉铁非教会。在别迦摩又题起巴兰的教训。在推雅推喇又题到耶洗别。这是站在反对地位上的路线。你们要问，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救恩岂不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么？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说毁谤话呢？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作犹太教，什么叫作基督教。

犹太教和基督教有好些基本的分别，在此我愿意题起应该特别注意的四点：第一，圣殿；第二，律法；第三，祭司；第四，应许。犹太人在世上用石头和金子盖起了一座辉煌的圣殿，作他们礼拜的地方。他们有十条诫命，还有许多其他的规条，作他们行为的标准。他们有祭司的职分，是一班特别的人替他们办理属灵的事。他们还有在地上亨通的祝福。请你们注意，犹太教在地上是一个属地的宗教；他们有的是物质的圣殿，是字句的规条，是居间的祭司，是地上的享受。

当犹太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建造了圣殿。我如果是一个犹太人，我要事奉神，就得到殿里去事奉神。我如果觉得自己有罪，需要献祭，我就必须到殿里去献祭。我如果觉得神赐福给我，我要感恩，也得到殿里去感恩。我每一次都得走这条路。到了圣殿，我才能拜神。这个叫作礼拜的地方。犹太人是礼拜的人，圣殿是他们礼拜的地方。礼拜的人和礼拜的地方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新约是不是这样呢？基督教的特点是没有地方，没有圣殿，因为我们人就是圣殿。请看以弗所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各房靠祂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看见没有？基督教的特点是，你们的身子就是神居住的所在。以个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以团体说，神建立我们，联络得合式，变成神的居所。基督教没有礼拜的地方，礼拜的地方就是礼拜的人。我们是把礼拜堂抬着走的。

所以根本上是和犹太教两样的。犹太教的圣殿是物质的圣殿，基督教的圣殿是属灵的圣殿。曾有人把犹太人的圣殿估计过，它的价值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拿到多少钱。但是今天基督徒的圣殿怎样呢？有的是瘸腿的，有的是瞎眼的，有的是贫穷的。这个就是圣殿。今天有人说，你们若不能到庄严灿烂的圣殿里去，最少也得有个礼拜堂。但是教会没有礼拜堂。人到那里，礼拜堂就到那里。神是居住在人身上，不是居住在房屋里。在基督教里，神住在人身上。在犹太教里，神住在房屋里。人以为要敬拜神总得有个地方，甚至有人称礼拜堂就是教会。这是犹太教，不是基督教！教会这个辞是「ecclesia，」是蒙召出来的人。教会是被宝血买回来的人，这个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在楼上可以有圣殿，在所罗门的廊下可以有圣殿，在美门口可以有圣殿，在楼下也可以有圣殿。犹太教有物质的地方，所以犹太人是谁呢？就是把物质的地方拖到基督教里来的人。神的儿女若要走道路，就要求神开你的眼睛，使你看见教会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

犹太人还有他们生活的规条，就是律法。（神不过是借着律法叫人知道自己的罪而已。）谁是一个犹太人，谁就得把十条诫命守住。但是主耶稣明明说，你就是把十条诫命都遵守了，你还是缺少一件。（路十八 20~22。）犹太教有个生活原则的标准，是刻在石版上的，那个是需要去背诵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认识字就认识它，不认识字就不认识它；我记性好就记得，记性不好就记不得。这个是犹太教。犹太教生活的标准是死的，是放在外面的。在基督教里没有律法，它的律法也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它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

赐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里头的。圣灵住在我里头，圣灵就是我的律法。请你读希伯来八章和耶利米三十一章。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来八 10，耶三一 33。）今天的是非，不在石版上，而是在心里。我们今天所有的特点，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喜欢题起一件事，可以把这里的意思表明出来。在牯岭有一个姓虞的电灯匠，他识字很少，后来他得救了。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他又要照他的旧习惯喝酒了。菜都预备好，酒也热了。他和比他识字稍多一点的妻子和一个学徒，坐下来要吃了。他预备祝谢，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结果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不知道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可荫尹熄 D 人下山了，不然就可以问他一下。让我们来查查圣经，看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于是他们三个人就翻圣经，翻来翻去又翻不到。

后来他妻子就题议：这一次喝了吧。以后写信给那传道人，若回信说不可以喝，那么就不要再喝；若说可以喝，以后就再喝。虞弟兄就站起来再预备祝谢，但是又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过后那传道人遇见他，谈起这件事，问他那次到底有没有喝酒；他说，「在我里头的当家不许可，所以就没有喝。」「里头有个当家的，」这是一句顶好的话。圣灵说不通，你怎么说都没用；圣灵说通了，你说怎么不通也没有用。律法变成了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犹太教有写出来的律法，有成文的规矩。今天教会里也有许多规矩条例写出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基督教。凡一切的规条，在外面定出来的，都不是基督教。我们没有外面的律法，我们生活的标准是在里面。士每拿教会的苦难，是因为那自称是犹太人的，要把犹太教的规条加在她的身上。

在犹太教里面，敬拜的人和受敬拜的神是隔得很远的。距离就是犹太教。犹太教的神，人一看见就要死亡。犹太教的人怎么才能够亲近神呢？他要靠一个居间的人，就是祭司。祭司代表他们到神面前去。他们自己是属世的人，只能作属世的事，也可以去属世。至于祭司呢？他们应当完全属灵，来办理属灵的事。结果就变作：犹太人所负的责任，就是把牛和羊带到圣殿去。至于怎样来事奉神，这是祭司的事，不是犹太人的事。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在基督教里面，神不只要你把物质带到神面前，神也喜欢我们人来到神面前。今天这个居间阶级已经除去了。什么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呢？就是在士每拿教会里头，有一班人出来说，「如果什么都给弟兄去作，弟兄都可以施浸，弟兄都能擘饼，就一点秩序都没有！这个不得了！」他们盼望设立一个居间的阶级。

今天的基督教已经犹太教化了。犹太教有祭司，基督教有最严格的神甫，有比较严格的圣品人，一直到普通的牧师制度。神甫、圣品、牧师，他们包办一切属灵的事。对教友的盼望，只是捐款而已。我们平信徒是属世的人，只能作属世的事，也可以随便去属世。但是，弟兄姊妹们！教会乃是一个属世的人都没有。这并不是说不作属世的事，乃是说世界不能摸着我们。基督教乃是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教会到一个地步，就是属灵的事只由几个人包办，那个教会已经是堕落了。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神甫连结婚都是不许的；因为他们越不像人，就越可以把属灵的事放心委托他们。基督教根本不是这样。基督教乃是要我们把整个身体都奉献给神。这是定规的道路。所有的人都是事奉神的，作世事不过是着养生而已。

我们连着看第四点。犹太人事奉神的目的，是盼望田里麦子多收一点，牛羊不至掉胎，可以多多孳生，好像雅各的情形一样。他们的目的是属世的祝福。神对他们的应许也都是属世的应许，在世界的国家中，可以作头而不至作尾。但基督教头一个应许，就是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我记得有的时候对人传福音，人说，信耶稣有没有饭吃？我说，信了耶稣，饭碗打破了。这是基督教。不是说你信了，什么就可以多得着一点。某次我在南京，有个传道人在那里说，你们若是信耶稣，虽不发大财，也会小康。我想他传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的教训，不是我能在神面前多得着，乃是我能在神面前多放手。基督教不认为受苦是苦事，反而以为是乐事。今天这四样东西一物质的圣殿，外面的规条，居间的祭司和属世的应许，是不是在教会里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多传神的道。我们盼望神的儿女虽都作属世的职业，却也都成为属灵的人。

主在这里说一句顶重的话：

九节下：「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这个「会」字，不是教会，在希腊文乃是「synagoge，」中文应把它译作「会堂。」这个字是特别和犹太教发生关系的；好像「庙」字和佛教发生关系，「观」字和道教发生关系，「寺」字和回教发生关系一样。

有一个弟兄说，我们不应该把聚会的地方称为教会聚会所，应当改为基督徒会堂。如果这样，有一个犹太人走过这地方，他就要起很大的误会，因为「会堂」是犹太教专有的名词。你怎么能说有基督徒会堂，而不把犹太教带进来呢？主说，这是撒但一会堂的人。主在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乃是指着在基督教里的犹太人说的，因为他们把「会堂」都带进来了。愿意神施恩给我们，我们必须完全脱离犹太教的东西。

士每拿教会有患难、有贫穷、有犹太人的毁谤；但是主对他们怎么说呢？

十节上：「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不要怕！许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这是撒但作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你在那里想到是人的时候，那就困难了。若是知道是仇敌所作的，那问题就解决了，叫我们在神面前的心立刻定下来了。

十节中：「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里有一个「十日」的问题。许多解释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的人，常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一日当作一年。因为把这里的十日当作十年，所以人就想在历史上寻出这十年来，但是寻不到。我个人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许多圣经的日子不能把日当作年。比如启示录有一处说一载二载半载（十二 14，）就是说三年半。另有一处说一千二百六十天，犹太人的一年是三百六十天，所以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如果一日作一年，那就要变成一千二百六十年了。大灾难若是如此长久，这将怎么办呢？

十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有多次题到十日。创世记二十四章有一个「十天，」仆人要利百加带走的时候，利百加的哥哥和她母亲说，至少要留在这里十天。（55。）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让王的膳玷污自己，求委办说，试试我们十天。（但一 11~12。）所以「十日」在圣经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很短的时间。主在这里说的话有同样的意思。一面是说，受苦是有日子的，我们受苦的日子是被主数过的。过了那天，就要被释放，像约伯一样。另一面是说，十天是很短的日期。不管我们在神面前受如何的试炼，总没有很长的。等到那日子一满，魔鬼就没有法子了。你所受的试炼很快的就要过去。

十节下：「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至死忠心是时间，也是态度。主要求事奉祂的人的生命是属于祂的，所以一直到死的时候，你都得忠心。凡被宝血所买的人，就是属于主的人，就要完全归于主。基督一开始就是要我们的一切。现在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按着态度说，我们要忠心以至于死；按着时间说，我们要忠心一直到死。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冠冕是赏赐，在那个时候，生命变作冠冕了。

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这里明显的对我们说，不但不死，并且连害也不受，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患难是很重的；你若没有落到患难里去，你就不知道患难是多厉害。贫穷也是逼人的；你若没有贫穷过，你就不知道那个味道。毁谤也是压人的；你若没有受过毁谤，你就不知道它的痛苦。每一个遭遇好像都是拖你到死亡里去，但是当你经过这些的时候，你要证明复活是事实。主从坟墓里出来了，我们也要出来。祂复活的生命今天不能被淹没，我们就敢说，我们也不能被淹没。

第 3 章 别迦摩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二章十二至十七节：「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以弗所教会乃是使徒末期的教会，就是使徒约翰还未离世时的教会，也就是约翰自己所说末时到了的教会，也就是彼得后书和提摩太后书所题起的教会。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过后你就看见教会受逼迫的时代，这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士每拿教会的预言。这个我们在上面也已经看过。现在我们要来看别迦摩教会。

「别迦摩」这个辞就是「结婚」或是「联结」的意思。在这里你要看见，教会如何的有一个转变。我想在那个时候的信徒，读到别迦摩的时候，也许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回头去看教会的历史，是相当清楚的。吉朋（Edward Gibbon）说，那时若要把罗马城里所有的基督徒都杀光，罗马城就要变成没有人口的城了。所以全世界最大的逼迫还是不能把教会消灭。于是撒但改变了他攻击教会的方法。现今世界不但不反对教会，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罗马，反而接受基督教作国教了。据说康士坦丁作了一个梦，看见一个十字架，并且有字写在上边说，靠着这个记号可以得胜。他打听得知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记号，所以他就接受基督教作国教。他鼓励人受洗，甚至凡受洗的人可以得着两件白衣和几两银子。教会和世界联合起来了，你就看见教会堕落了。在前一段我们读士每拿是受苦的教会，但是主对她没有责备的话。在这里，别迦摩和世界联合，变成最大的国教。按着人说，是发达了，但是主却不喜悦。因为教会和世界联合，教会的见证就破坏了。教会在世界上是作客旅的。船在水上，可以；水在船里，就不行。

十二节下：「那有两刃利剑的，」主说祂自己是有两刃利剑的主，在这里是为审判。

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教会堕落了；但并不是说，教会在那个时代中，从来没有见证。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教会的实际总在。别迦摩是紧紧接着士每拿下来的教会。她所处的是何种的情形呢？主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处。」「座位」这辞在希腊文是「thronos，」就是宝座的意思。主承认别迦摩处境的不容易，她就是住在撒但宝座的地方，所以要教会在其上维持一个见证很不容易。

在这里有一个人很特别，就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历史中从来寻不到这个名字。因为这是预言，所以我们就从字里去讲究。「安提」是反对的意思，「帕」是所有的意思。有一个忠心的人，他是安提帕，他是反对这一切的，他是什么都反对的。这并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中故意捣乱；乃是说，他站在神的一边来反对一切。当然这人要作殉道者。历史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主却知道。

当这忠心的人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道）。」一个是主的名，一个是主的信。神的儿女就是神从外邦中挑选出来归于主名下的人。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个基本不同的地方，别的宗教只要接受它的教训就够了，但是基督教若不相信主，就没有意义。主的名就是主的代表。这是一个特点。不只这样，这个名也是告诉我们，祂曾来过，祂已回去，祂是死过又活的，所以留下一个名在我们中间。我们若失去主的名，我们就已经没有见证了。别迦摩接受主的名。有一件事是神的儿女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显出我们是归主名下的人。这个名字是特别的名字，会保守我们不失去见证。祂也说，「你…没有弃绝我的道。」这「道」字在希腊文不是「logos，」而是「pistin。」这字的意思就是「信。」不是普通的信，乃是惟一的信，从所有的信中分别出来的信。主耶稣说，你没有弃绝我的独一无二的信。基督教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伦理学，不是心理学。这些不是基督教。就是十条诫命、山上宝训，也不能代表基督教。基督教乃是一种相信，一个相信。相信实在最好翻作信仰，可惜那两个字被许多人用坏了。「你没有弃绝我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弃绝相信我」的意思。神的儿女在地上要维持这个信仰。我们对于主耶稣的信是一点不能改变的。叫我们和世界的人分别的，就是借着这个信。所以「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这两点是主所赞美的。

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是一个外邦人，不知什么缘故神也称他为先知。好像扫罗一样，神的灵感动他，但是没有进入他的心。因为以色列人一直打胜仗，巴勒惧怕起来，于是请巴兰来，对他说，你是先知，请你咒诅以色列人。巴兰贪爱钱财，想去。神先拦阻他，后来又容让他去。但他是没有办法，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在他临走的时候，他因为受了巴勒的钱，又没有替巴勒作事，觉得不好意思，就给摩押人出了一个计谋，教他们的女子去亲近以色列人。于是摩押的女子和以色列人结合，以色列人得了这些女子。这些外邦的女子就把她们的偶像也带了进来，叫以色列人不但犯奸淫，并且拜了偶像。神就发怒，击杀以色列人二万四千人；而摩押却因此得以保存。我们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看见摩押女子和以色列人结合；到了三十一章，才知道这个计划是巴兰弄出来的（16。）神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作别迦摩，别迦摩的意思就是和世界结婚。本来世界乃是反对教会的，现在世界竟和教会结婚了。我说过多少次，「教会」（ecclesia）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人。不是联合，不是摆在世界里；乃是被分别出来，被呼召出来的，这个才是教会。巴兰的作法，就是破坏教会和世界的分别，结果是拜偶像。

在这里，对两件事要特别注意一奸淫和拜偶像。顶特别的，这两件是放在一起说的，哥林多前书也是把这两件摆在一起。因为在肉体中，神所恨恶的，就是这两件事：在属灵的事上，神所恨恶的，也是这两件事。雅各书四章怎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4。）和世俗联合是神所恨恶的。玛门也是和神对峙的：「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六 24。）人若不事奉这个，就是事奉那个。你们看见一件最重要的事，玛门是和神对立的。许多的偶像都是因着玛门才能存在。今天没有基督徒会去杀人或是拜偶像；但是如果我们贪爱钱财，投靠玛门的势力，这个就等于拜偶像。玛门就是偶像的原则，神要把人从玛门分别出来。你看见奸淫连着就是偶像，和世界的联合连着就是贪爱钱财。我愿意把圣经中相对的方面摆在你们面前；你如果能看见反面，就能看见正面。圣经总是把撒但摆在基督的对面，肉体摆在圣灵的对面，世界和玛门摆在父神的对面。世界是对着父，所以约壹二章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15。）玛门是对着神的。人什么时候事奉玛门，什么时候就不能事奉神。

巴兰的工作就是世界和教会的联合。需要康士坦丁来高抬我们，这是巴兰的教训。不让巴兰的工作跑进来，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难维持。今天神的儿女总是想大、想多，而不注意圣洁和清洁。容让罪恶，容让巴兰的教训，主的名竟被弃绝。主在这里特别题起巴兰，巴兰是头一个把恩赐卖钱的人。在新约里有好几处题起巴兰。彼后二章题起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15，）犹大书又题起巴兰是为利奔跑的。（11。）

让我们想想看，如果哥林多教会把保罗请来，而说要先谈妥报酬的事，你想可能不可能呢？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彼得签合同，每年津贴多少，你怎么想像也不会有这事发生。本来所有为神工作的人，都是靠神过活的人，向人一无所取，也不要外邦人的钱。但是到了康士坦丁的时候，所有事奉神的人，都从国库支取薪金。大概是在主后三百余年，这事就已经实行了。所有的人都支取薪金，巴兰的办法来了。巴兰的办法，在神的定规中是从来没有的。你如果问当日的使徒：你们到底每月拿多少薪水？岂不是笑话！但是今天这种情形，却变成了普遍的情形。我们若能信靠神，就去作工；不能信靠，就不要去作工。我们在神面前要特别注意这件事。

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立刻底下又说尼哥拉党的事。「照样」这两个字是特别承上文说的。主对巴兰的教训表示反对；照样，主也反对尼哥拉党的教训。在圣经中，神自己定规教会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请大家看马太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你看见么？教会是主所立的，不许有君王、有大臣，不许有这个阶级。主说谁为大，谁作仆人；谁作用人，谁就为大。大，不是以地位来定规的，乃是以服事来定规的。你若看马太二十三章八至十一节，就更明显。教会的基本原则是：大家都是弟兄，没有拉比，没有师尊，也没有父。

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巴兰的教训发生了，并且尼哥拉党的教训也看见了。我们看见有神甫制度。「甫」实在就是父亲的「父。」在这许多父当中，站在上头的是教皇。当人用嘴亲他的脚的时候，嘴里还要喊着：「我的主。」同时在教廷还有大臣，许多国家都派公使到教廷去。有君王、有大臣，有的人称为父，有的人称为拉比，这一个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尼哥拉党的教训。为着这个缘故，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身分的人都得小心，你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你若不能称坐在你旁边卑微的人为弟兄，你就出事了。你坐在弟兄姊妹当中，而你不能作弟兄姊妹，尼哥拉党的人就发生了。「尼哥拉」的「拉」字，不但是有平民之意，也有与专家相对的常人的意思。例如：医生是专家，他们看不是医生的，就称他们为常人；工匠碰着别的工匠是同行，彼此都是专家，碰着不是工匠的人，就称他们为常人、外行人。尼哥拉就是征服常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班人作专家，作内行人，而其余的都是常人，都是外行人。主说，这是祂所「责备」的。

以弗所教会和别迦摩教会的情形不一样。以弗所不过只有尼哥拉党的行为，别迦摩是有了尼哥拉党的教训。行为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时候才会变成教训。如果作出行为，又能讲出道理来，不只能行，并且还从行为产生出理论，那就更进一步了。行为在教训之前，到了教训来的时候，已经坏透了。前几年我遇见一个教友，他娶了妾。有一次有人要我劝他，他不但以娶妾为不对，并且还把圣经的例子拿出来，遮掩他的罪。娶妾是行为，引圣经就变作教训。今天也是这样，公开的有尼哥拉党的教训了。别迦摩如何弄出这个教训来的呢？我们已经说过，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作国教，教会就和世界结婚了。只要你是罗马人，都可以受洗，结果教会里充满了不信的人。本来教会都是弟兄，弟兄都是祭司。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闲杂人；要叫他们事奉神，没有可能。为着便利的缘故，就选出一班人来，说，你们去弄属灵的事吧。其余的人可以仍旧作他们的俗人，常人。许多入教的人根本不认识主耶稣，所以认识主的人就变作专家，就造出一班尼哥拉党的人来了。这是教会和世界结婚必然的结果。尼哥拉党在以弗所不过是一个行为，在别迦摩就已经成为教训了。现在的主张乃是：从今以后，教会变作是专家办的，而不是常人办的。现在的教训乃是：人可以不属灵，我们俗人只要办理俗事好了。现在的道理乃是：教会有两种人，一种是专办属灵事的人，一种是专办属世事的人。你们普通的俗人，只要来聚会，其余的事可不必管。若有人把林前十四章聚会的原则摆出来，就办不通。巴兰的道理，引进了尼哥拉党的教训。

我信这件事是主顶恨恶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承认有职事。我也承认有保罗的兼织帐棚，也有彼得、雅各、约翰的专心传道。但是今天所说的弟兄的地位，和职事的地位是不发生关系的。在地方的教会中，是地方的信徒出来作执事和长老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管属灵的事，他们是祭司。长老不是替他们作，长老不过是「监督」而已。至于作工的人来到教会中，只有弟兄的地位。尼哥拉党和弟兄的分别，就在这里。在圣经中乃是神的儿女都作见证，不过使徒多作一点。是多少的分别，不是性质的分别。性质是一样的，度数不一样而已。尼哥拉党的教训却掉一个头，属灵的事是专由一班特殊阶级去作的。这个在神面前是被责备的事。因为如果这样，教会就可以属世界，只要有几个属灵的执事就行了。在教会里拣选几个特别属灵的人，让他们去作属灵的事。他们成了另外一个阶级，包办一切属灵的事。世界教会的神甫制度，国立教会的圣品制度，独立教会的牧师制度，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尼哥拉党。圣经里只有弟兄。有牧师的恩赐，没有牧师制度。牧师制度是人的遗传。神的儿女若不能回到当初的地位，怎么作也不会好。教会不能与世界联合，不能接纳没有得救的人进来。不然就很容易接受尼哥拉党的教训。人必须与世界分别，才能进入教会。什么时候我们容让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到教会里来，教会就不是教会，反成世界了。教会的圣洁和分别，是在任何代价之下都得维持的。

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主在这里说顶厉害的话：你若不悔改，我要用我口中的剑刑罚他们！就是刑罚和审判违背祂的人。求神使我们中间没有尼哥拉党的人！我觉得教会若是属灵，尼哥拉党就不会产生。教会一属世，尼哥拉党就出来。神对以色列人当初的要求是全国都是祭司。是以色列人犯了罪，神才把利未人分别出来作祭司。是在教会属世的时候，才把事奉神的事交给少数的人，现在神要教会中所有的人都作属灵的事。主在七封信里多少次题起祂自己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在下文主都没有用祂的名字；只有在这里祂用了祂的名字：「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得胜者有两个应许：一是隐藏的吗哪，二是白石。隐藏的吗哪和旷野的吗哪是两件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天天有吗哪降下来给他们吃。到了一个时期，摩西说，要拿一个金罐，盛一满俄梅珥吗哪，藏在约柜内。后代的人问起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们，神如何在旷野的日子，将吗哪赐下，现在有吗哪在约柜内可以证明。（出十六 14~35。）后代的人不知道吗哪是怎样的，就可以借着在约柜内的吗哪指示他们，使他们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吃过吗哪的人，对于隐藏的吗哪，另有一种感觉。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味道，再看见时，就有一种回忆。未吃过者看见，虽能知道，但却没有回忆。得胜的人，主要将隐藏的吗哪给他吃，意思就是他们要有回忆。所有在神面前的经历，都是有价值，不会失去的。有许多弟兄问我一句话：我们在神面前所经过的，在永世里有没有用处？你如果知道隐藏的吗哪的意思，你就可以知道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有机会能够看见那「隐藏的吗哪，」就能将「每日的吗哪」的经历温习一遍。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流泪，我们今天这些东西就变成以后的温习。在我身上，隐藏的吗哪，就是每日的吗哪。从来没有看见过吗哪的人，到那天他们看见隐藏的吗哪，虽然知道这个恩典的带领，但是因为没有吃过，还是没有回味。

而那曾吃过的人，却满了回味。隐藏的吗哪，在圣经中是个很大的原则，也是很大的宝贝。有一天我们要吃那天上隐藏的吗哪。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伤痕，不是得胜者，没有经过这些事，那么将来就是给我们那隐藏的吗哪，也没有回味和回忆。千万不要说，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是没有意思的。没有一个经历是一个损失的经历。在那一天我们都能够回味。我们不要说在国度里什么都是一样。不一样！地上的经历和那天所要享受的要发生关系。隐藏的吗哪在那懂的人就懂，不懂的就不懂。

我们今天经过痛苦和患难，到了那一天，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没有眼泪的人，能晓得擦干眼泪的宝贝么？还有一个赏赐，就是有一块白石，石上写着他新的名字。主赐他一个新的名字，是和他在主面前的情形相合的。有的弟兄要我替他改一个名字，但是我不知道替他改了以后，是否过后还得改。主在这里把名字写在白石上，只有主和你知道。得胜者并不是得着一个特别的名字，乃是得着他所该得的名字。我盼望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得胜者的路是什么，使我们能够得着隐藏的吗哪和新的名字。

第 4 章 推雅推喇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看哪，我要叫她病卧在床，那些与她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她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至于你们推雅推喇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说撒但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现在我们要接下去看推雅推喇。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说，使徒时代的教会过去了才有以弗所，以弗所过去了才有士每拿，士每拿过去了才有别迦摩，别迦摩过去了才有推雅推喇。使徒的教会过去了，以弗所的时代过去了，受苦的时代也过去了，别迦摩这个时期也过去了，接下去的是推雅推喇。可是推雅推喇教会是要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的。不只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在前三个教会，都没有题起主耶稣再来；但是在后四个教会，都题到主耶稣再来。老底嘉虽然在字面上没有题到主再来，那是她另有讲究，以后我们要解说的。所以后四个教会，都是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的。

在圣经中，我们看见「七」的数目是完全的数目。「七」是「三」加上「四」成功的。「三」是神的数目，神自己是三而一的。「四」是神所创造的，就是世界的数目，好像四方、四风、四季等等，都有「四」摆在里面。「七」乃是说把创造者加上被造者。神加上人，就完全了。（不过这个完全是属于这世界的。在永世里，神从来不把「七」摆在里头。永世里的完全的数目乃是「十二。」「七」是「三」加「四，」「十二」乃是「三」乘「四。」神和人摆在一起，是这世界上的完全。创造的和被造的联合起来，才成为永远的完全。）「七」这个数目总是「三」和「四。」七个教会乃是分为前三个教会和后四个教会。三个未题主再来，四个题到主再来。三个教会是一群，四个教会又是一群。存留到主耶稣再来的四个教会，头一个就是推雅推喇教会。

「推雅推喇」是「香的祭祀」的意思，就是充满了许多的祭祀。在这里，主所说的话越越重。主说，祂是「那眼目如火焰」的。没有一件东西在祂眼睛之中是能隐藏的。祂乃是光，祂自己就是光照。同时祂说，祂的「脚像光明铜。」铜在圣经是审判的意思。眼所看见的，脚就要审判。这推雅推喇的教会，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说，是指着罗马教说的。不是起初与世界结婚时的混乱，这个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变成高大，充满异端的祭祀了。有一件事顶希奇，罗马教的基本就是注重行为，注重祭祀。弥撒就是他们的祭祀。

在罗马教里，按我们看，没有什么好的，但是神却说：

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主承认罗马教里面有实际。盖恩夫人、叨尔勒、芬乃伦，都是罗马教的人。我们还能念出许许多多最好的名字来。罗马教中是有许多人认识神的。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罗马教里面一个得救的人也没有。请你记得，神在罗马教里还有祂的人。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千万要看准。

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是在外表上，教会荒凉到什么种的情形。我们先看见尼哥拉党的行为，后来看见变成教训。现在呢？主在这里说：

二十节：「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什么叫作耶洗别呢？耶洗别是亚哈的妻子，是从外邦人之地西顿娶来的。耶洗别引诱百姓去拜巴力。（王上十六 30~32。）巴力是外邦的神，不是以色列的神。她叫人去拜巴力的像。现在的问题不只是偶像，乃是把神换了，把巴力变作自己的神来拜。犹太（以色列）国的历史一直到王上十六章，从来没有人引导犹太（以色列）人犯罪像亚哈的，亚哈是头一个大规模引导百姓去拜外邦的神的。他所犯的罪，连耶罗波安都赶不上。

我们在这里注意什么是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妇人。启示录十七章的妇人是指着罗马教说的。马太十三章的妇人拿面酵来藏在三斗面里，（33，）又是罗马教。顶自然的，这里的妇人也是代表罗马教。

神从来不承认神的子民和外邦人结婚算是正当的，神说这是奸淫。所以耶洗别不是王后，亚哈和耶洗别是行了奸淫。奸淫乃是混乱。在神看来，这里有一个妇人是混乱神的话，混乱神的子民的。这妇人带进来的是异拜的神。我一直对你们说这句话；犯奸淫的结果总是拜偶像。新约里题到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会议的结果，就是劝告外邦的众弟兄，不要吃祭偶像的物和行奸淫的事。（徒十五。）在这里你就看见，那妇人的奸淫，把偶像带到以色列国来了。

亚哈是借着耶洗别和世界联合。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们都能看见罗马教与政权联合，总把大使、公使派到各国去。在世界重要的关头，罗马教就起来说话。把教会和世界联合在一起，这是罗马教。他们说他们第一个教皇是彼得。可是我想，彼得要说，我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地上的尊荣与我无分。但是罗马教乃是在世界里有地位，受人恭敬的。罗马教在这一千多年来的现象，照着雅各书所说，是最大的奸淫。（四 4。）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贞洁失去了。今天有一班人，以为他们有那么多的教友，所以他们能够和人讨价还价。教会能够出来讨价还价，按着人看是高升；但从神看，教会要得着世界所得着的，这是罪。

结果呢，拜偶像。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没有一个教会有像罗马教那么多偶像的。可以说最高等的偶像是罗马教所造的。我曾在罗马住了一个多月，在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一件事：如果他们是基督教，我们的就不是；如果我们的是，他们的就定规不是。两个中间合不起来。顶希奇的，圣经所预言的事，他们都作到了。父有像，子有像，使徒有像，古圣有像。他们拜马利亚，他们拜彼得。在这里你看见耶洗别教导主的仆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题到耶洗别，乃是因为教会将外邦的神带进来了。在彭伯（G. H. Pember）著作的「神秘」（Mystery）那本书上，可以看见这个。他们乃是把外邦的神拿来，给它们挂上基督教的牌子。最明显的就是马利亚的像。有人以为马利亚总是基督教本身所有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希腊有女神，印度有女神，埃及有女神，中国有女神，全世界的宗教都有一个女神，惟独基督教没有。为着无论如何还得有一个女神的缘故，他们就把马利亚拿了出来。其实基督教没有女神，那个女神思想的来源是外邦的。所以这是奸淫加上偶像。这是耶洗别把外邦人的东西挪到以色列国来了！

她自称先知，她要讲道，她要教训。教会在主的面前原是站在女人的地位上。什么时候教会有权柄教训，那个就是耶洗别。教会没有话好讲，换一句话说，教会没有道。神的儿子是道，所以只有祂有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只有祂能讲。什么时候教会说话，那个就是妇人讲道。罗马教就是妇人讲道。罗马教就是教会这样说，不是圣经说，也不是主说。顶希奇，神在这里说，耶洗别作先知，妇人说话。「我的仆人，」是指个别的仆人。每一个信徒，耶洗别都有权柄支配他们。罗马教的人不读圣经，因为怕把神的意思弄错了。只有神甫能明白，只有神甫能说，所以也只有他们定规一切。罗马教基本就是妇人讲道，她定规神的儿女应该怎样，把许多道理都改了。因为她说教会这样说，人非听教会不可。她所注意的，不是人听主，乃是人听教会和教皇。

在教会的历史上，有罗马帝国的逼迫，也有罗马教会的逼迫。罗马教会在西班牙逼迫神的儿女时，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他们审问时所用的刑罚，真是残酷到极点。他们把人弄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送交政府去办，表明他们没有杀人。他们总是要叫你接受他们的道理。犹太（以色列）国只有一个妇人杀先知的，就是耶洗别。在前几世纪中，也不知有多少见证人死在罗马教手里。他们说他们所定规的都是对的，人的思想完全在他们手里。神说推雅推喇的失败，乃是容让耶洗别的教训在他们中间。

二十一节：「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他们还是与世界结合，充满世界的行为。

二十二节上：「看哪，我要叫她病卧在床。」不是在棺里，乃是在床上。在棺里就了了，在床上就不了。意思说一辈子都不改。病人好不了了，不能改了。一直继续这样，不肯好，这是罗马教的情形。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和教皇订了协约，把梵蒂冈从义大利国分别出来，成为独立国，有她自己的法庭、警察等等。罗马教的信徒逐年都在那里加增。在中国没有一张报纸是更正教办的，但是罗马教却有报纸；人数比更正教多三四倍。在启示录十七章里，我们看见这个教会要发达到什么地步。现在真是越过越强了。不过主对自己的子民说，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十八4。）主说，那些与她行淫的和她的儿女怎样呢？

二十二节下至二十三节上：「那些与她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她的儿女。」——这几句话，也许是指着神要敌基督和他的党类毁灭罗马教说的；「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23下。）

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至于你们推雅推喇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说撒但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推雅推喇其余的人；」耶洗别虽在，但是，还有其余的人。耶洗别要杀以利亚，以利亚听了灰心。他怎么作呢？他躲起来了。神对他说，「你在这里作什么？」当他发怨言的时候，神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王上十九 9~18。）这是「推雅推喇其余的人。」在耶洗别活在地上的时候有以利亚，在罗马教里也有许多属主的人。不只在西班牙，在法国、英国，都有多少人被焚烧。有许多人的血流在罗马教会里，这是事实。今天罗马教还是尽他们所能的在逼迫。感谢神，还有「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说撒但深奥之理的人。」「深奥」这辞在希腊文是「bathea，」意即奥秘。罗马教顶喜欢用这个辞。他们里面有许多的奥秘，或说深奥的道理。这些道理不是出乎主的，乃是耶洗别的话。主对于一班不跟从这个教训的人，并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只是要持守已经有的。你们所认识的「我的道理，」守着就够了。有了的，不要叫它再失去，「直等到我来。」

二十六至二十七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头一个应许。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看羊的人，都有一根杖，羊不好的时候，可以轻轻的打它们。马太十三章说，天使要来，在国度里将那绊倒人的全都除去，乃是用强力将一切不对的都除去。（40下~42。）但这并不是说，在千年国里，这些列国就没有存在的了。我们知道还有。这些东西，神要借着铁杖，一一打碎。

神所产生的是石头，而人所产生的是砖头。砖头差不多很像石头。巴别塔是用砖头造的。从巴别塔到提摩太后书，凡在那里仿效神的，神说这些是「瓦器。」主说得胜者要牧养列国，把他们像瓦器敲破了。「辖管，」在原文是「牧养。」「牧养」这个辞表明不是立刻的，乃是看见一个打一个，看见一个打一个，这个就是牧养。这样的事也许要一直作，直到把新天新地带进来。国度乃是新天新地的序。在新天新地里，只有义居在其中。（彼后三13。）所以这里要有铁杖牧养他们，把他们从人出来的东西都打得粉碎。

二十八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是第二个应许。晨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启明星，天最黑暗而又快亮的时候，它出现一时，过后太阳就出来了。许多人看见太阳，但是少有人看见晨星。有一天主要被全世界的人看见，如同玛拉基四章所说的，「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2。）但是，也许大家都看见光的时候，你们在黑暗里已经预先看见了。这个叫作得着晨星。天没有亮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真是黑暗。但是，正在那时候，晨星出来了。主应许得胜者要在黑暗极深的时候得着晨星，意思就是看见主，意思就是被提。看见太阳都是在白天；但是看得见晨星的人，乃是在众人都睡觉的时候，特别起来看见的。这就是得胜者的应许。

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不只是对罗马教说的，乃是对众教会说的。

在过去的三封书信里，得胜者的呼召都是在「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之后，都是先有「凡有耳的，」而后有得胜者的应许。但是从推雅推喇起，这个次序就颠倒了。这表明前三个教会是一类，后四个教会又是一类。这两类之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从前是以弗所的历史过去了，才有士每拿；士每拿过去了，才有别迦摩；别迦摩过去了，才有推雅推喇。但是现在并不是推雅推喇过去了，撒狄才来。推雅推喇乃是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的。也不是撒狄过去了，非拉铁非才来；非拉铁非过去了，老底嘉才来。乃是撒狄尚在的时候，非拉铁非就来了；非拉铁非尚在的时候，老底嘉就来了。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也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前三个都是出来又过去了；后四个乃是逐渐出来了，一同继续至主再来为止。

第 5 章 撒狄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启示录三章一至六节：「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看见在使徒的时候，就有尼哥拉党的行为。从尼哥拉党行为之后，你看见别迦摩犯大罪，把世界混到基督教会里头来。接在尼哥拉党之后，耶洗别来了，同时也把偶像带到教会里来了。但是在这里还有一点好处，你在推雅推喇看见有耶洗别的审判，叫她摔在床上（原文直译）不能动，同时有一天要杀死她的儿女。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要等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时应验。推雅推喇的历史，是从耶洗别把偶像混到教会起，一直到受审判为止。现在你要看见一件事：当教会从尼哥拉党一直堕落到耶洗别的时候，神不能再容让了，所以在看见撒狄来了。「撒狄」就是「余数。」撒狄这教会乃是神对推雅推喇的反应。全世界教会的复兴历史，都是神的反应。什么时候神开始作复兴的工作，就是神在那里起反应。神的反应就是人的恢复。我愿意你们在原则上能记得牢这个。因为主看见推雅推喇的情形，所以撒狄来了。

一节下：「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示录有好几个教会是配对的。撒狄是和以弗所相连的，非拉铁非是和士每拿相连的，老底嘉是和别迦摩相连的。惟有推雅推喇是单独的。主在撒狄说他自己的名字，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主对以弗所说祂右手拿着七星，对撒狄说祂有七星。以弗所是使徒放松下来，是从好的变成坏的；撒狄是推雅推喇恢复起来，是从坏的变成好的。有行为没有爱心，是以弗所；按名是活，其实是死的，是撒狄。所以这两个是配对的。主在这里显出祂是有七灵的。神的七灵是神差遣到世界去作工的，是指着生命的工作。七星在以弗所是指着使者说的，在这里是指着光照说的。复兴的工作，一半在灵里，一半在光里。

撒狄和推雅推喇一样，她包括很长的时间，从更正教起，一直到主再来为止。撒狄虽然赶不上推雅推喇长，但是她并不单指改教时候的教会，乃是改教以后的教会历史。

「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想没有人会疑惑路德马丁不是神的仆人，也没有人疑惑这改教不是神的工作。改教是伟大的工作，是神的反应。神的确借着路德作出口，路德是神特别拣选的人。路德起首的时候，完全是撒狄，他的目的完全是为着恢复。主并不是说路德的工作不好，乃是说不完全。（2。）好，但是还不够好。从主的眼睛看来，觉得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都是有头没有尾。主是完全的主，所以祂要求完全。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看见。

从路德之后，称义的问题解决了。信就可以称义，信就在神面前可以得平安。路德不只给我们因信称义，也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在推雅推喇，权柄是在耶洗别手里，换句话说，在教会身上。问题是教会怎样说，不是主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母会怎么说，所有罗马教的人都注重母会。所以主说要杀死她的「儿女。」你说母亲，主说儿女。路德是给我们看见，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人能够读神的话，人自己可以看，到底神是怎么说的，不是罗马教怎么说。当公开的圣经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光明了。

但在这里有个问题发生：更正教没有给我们一个对的教会。以致因信称义的道理和公开的圣经到了那里，就成立了一个国立的教会。路德宗成了许多国的国立教会，后来英国也有了安立甘教会，也是国立的教会。从罗马教起头，教会的性质就转变了。等到因信称义和公开的圣经回来的时候，更正教仍旧没有看见教会是应当如何。虽然有了因信称义，有了公开的圣经，但是教会还是效法罗马教，没有回到当初的教会去。改教的时候，对于教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路德没有改革教会。路德自己曾说，不要以为「因信称义」就够了，还有许多的事要改变。可是更正教的人却停在这里了。路德没有停止，他们却停止在那里，说已经够了。虽然回到当初的信仰去，但是教会一点点的改变也没有。不过先前是罗马教的国际教会，现在改为英国的国立教会，德国的国立教会…而已。

所以弟兄们，你们看见么？改教并没有把教会改到当初的情形去，不过是叫世界的教会变作国家的教会而已。推雅推喇把教会放在世界里，是如何的被定罪；撒狄把教会放在国家里，也同样的被定罪。「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改教是活的，但是还有许多是死的。

到了后来，又产生了许多「异议派」(Dissenters)，如长老会等。你在这里，一边看见罗马教，一边看见更正教。更正教里，除了以国家来立教会之外，还有以不同的意见和道理来立教会的。凡不以国家作界限，而以道理作界限的，这个就是异议派。于是更正教就有了两种教会：一种是国立的，一种是私立的。你们今天看见德国、英国等完全是政教合一。罗马教有世界的教会，英、德等国有国立的教会。这些帝王元首，自己不听教皇的话，而要人听他自己的话；在政治上他要作王，在宗教上他也要作王，于是就产生了国立的教会。人根本就没有问过，圣经中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人没有回到圣经去看该不该有国立教会。后来又有私立教会的产生。私立教会的设立，乃是因为高举一个道理，就把和她道理不同的人分别出来。乃是因为看见受浸而设立浸信会，看见教会的长老制度而设立长老会。不是因着明白教会真理而设立教会，乃是以制度来设立教会。这两种更正教的教会一国立的和私立的，主说她们都没有回到当初的旨意里去。这句话顶要紧。

二节至三节上：「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是指着因信称义和公开的圣经，与从这这些所得的生命说的。在撒狄整个历史当中，这些是将要衰微了，所以主说，你要坚固那将要衰微的。今天在更正教里，虽然圣经已经公开，但是人的章程还是有能力，所以主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连你所有的，也不完全。你有的东西不完全，从起头就不完全。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

更正教的历史，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不！更正教的历史是一本复兴的历史。你看见路德起头的时候，多少人得救、得复兴，带进一个大恢复。更正教有一个特点，就是「恢复。」你不知道圣灵要作到什么地步。路德改教，路德会就出来了。长老的真理看见了，长老会就组织起来。卫斯理出来了，卫理会就设立了。今天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小的教会，在一九一四年就有一千五百多个了。

感谢神，撒狄常蒙神的赐福。可是一有神的赐福，人就组织一个东西来盛神所赐的福。神的赐福虽然还有，那个范围却就只有那么大了。更正教好像一个杯。在复兴起头的时候，什么地方有活水，人们就往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神的灵在那里运行，人们就往那里去。结果人们就用一个杯，要想保守活水不流去。这样作的好处，是保守了恩典，坏处是只有这一杯的恩典了。头一代这个杯是满的；第二代只剩了半杯，起首不清楚了；到了三代、五代，水没有了，只是一个空杯。于是就和别的宗派争说谁的杯好，可是杯都是不能喝的。结果呢，神又有一个反应，又是一个撒狄。全部复兴的历史都是这样。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人就设立一个机构来保守恩典。结果团体存在，而里头的东西没有了。但是那个杯却不会破，总有热心的人一直在那里维持那个杯。

这里有一件事，是原则的问题：卫斯理的学生永远赶不上卫斯理，喀尔文的学生永远赶不上喀尔文。先知学校很少出过先知，所有的大先知都是神从旷野里拣选出来的。神的灵要降在谁的身上，就是降在谁的身上。教会的头是祂，不是我们。人总是想活水宝贵，要用一个机构来保守。但总是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干了为止。等它干了之后，神另外在旷野又给了活水。全部更正教的历史，就是用撒狄来代表，复兴之后还得复兴，整个的历史就是复兴的历史。

一面有复兴，感谢神；另一面在神面前要受责备，因为总没有回头到当初去。更正教一直有复兴，但是主说不完全，总没有回到当初去。所以要回想当初。问题不是目前怎样领受，怎样听见；问题是当初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在行传二章里，有一些人得了救，神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和交通，擘饼、祈祷。（42。）擘饼和祈祷，没有说继续在使徒里的；但是教训和交通，非继续在使徒里的不可。基督的交通就是使徒的交通；基督的道理就是使徒的道理。只有使徒的交通，神才算是交通；也只有使徒的道理，神才算是道理。我们不能发明一个交通，不能发明一个道理。推雅推喇的错误，就是她自己造教训，有了耶洗别。神不是叫我们去发明，神乃是叫我们去领受。在二十世纪，什么东西都能发明，但是道理不能发明。我们可以在灵里讲发现，但是在道理上却没有发明。你要查查看，你领受了什么东西，是怎么听见的，那么你要遵守，同时非悔改不行。

三节下：「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临」字是降临的「临。」「到」字在希腊文是「epi，」应当译作「于。」乃是说：我要临于你的身边，不是临于你的身上，是在你之外。贼的来就是一个「epi」的来；我们在这里，他从旁边溜过了。主用字顶巧妙，你可以把它翻作：「我要临过你，但是你还不知道。」

贼来不会把贱物偷了，总是偷上好的。主也要把地上最好的偷去。这些最好的是在祂手里，不是在祂外面。我们在房间里，一个被提，一个撒下。所以主说，若不警醒，我要临过你如同贼一样。许多神的儿女都觉得，主耶稣快再来了，那个日子现在更近了，盼望我们够宝贝被主「偷」去。

四节：「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雅各带七十个魂进埃及，（出一 5，原文，）普通只说，几个人几个魂。但是主在这里说有几个名，就是名字，主特别注意我们的名字。祂说，你们还有几名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这衣服乃是我们所行的义。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是穿上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白衣。但是，这里我们不是站在神面前，乃是站在基督面前，在审判台前。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穿基督，乃是穿上启示录十九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8。）这「义」字在希腊文是多数的。有几名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就是他们的行为是清洁的。他们要与主同行，因为是配得过的。

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不是记名没有记名的问题，乃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主所承认的人有分，主所不承认的人没有分。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但是主所不承认的人，好像把他圈一圈，这个人就没有分。这里不是永世的永生的问题，乃是能不能同主掌权的问题。记上了而没有分，是件可惜的事。求神施恩，使我们在主前穿白衣。你们在神面前有白衣穿，在主面前有没有呢？

第 6 章 非拉铁非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启示录三章七至十三节：「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不必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至十一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表統系史歷會教

这里画了一个系统表，也许会使我们明白一点。头一段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弗所虽然已经是一个放松的教会，但还是一条直线，因为主承认以弗所教会是接在使徒教会之下的。士每拿来了，又接上去。士每拿的的确确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没有赞美，也没有责备。士每拿下来，有一件事情发生，别迦摩来了。她不继续在使徒正统之下，她和世界联合起来，转弯下去了。她接在士每拿教会之下，但不是继续在使徒教会正统之下的。自从别迦摩转了大弯之后，推雅推喇就接在别迦摩之下。她是和别迦摩成一条直线的，她不是和使徒成一条直线的。撒狄是从推雅推喇出来，她也转了弯，但她的转弯是回头的转弯。推雅推喇要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再来，撒狄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现在要题起的是非拉铁非，非拉铁非是回到使徒正统来的教会。非拉铁非也有一个转弯，乃是回到圣经中当初地位的转弯。恢复的转弯始于撒狄，完成于非拉铁非。现在和使徒时代又成一条直线了。非拉铁非是从撒狄出来的，她不是罗马教，也不是更正教，她乃是继续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后还有老底嘉，等我们读到的时候再看。现在我们要花一点工夫，看什么叫作非拉铁非，盼望我们能清楚什么叫作非拉铁非。



在七个教会中，五个受责备，两个没有受责备。那未受责备的两个：一个是士每拿，一个是非拉铁非。只有这两个，主看得上。顶希奇的，你看主对非拉铁非和士每拿所说的话很像。士每拿的困难是犹太教；非拉铁

非也有犹太教。在士每拿教会里，主说，「叫你们被试炼；」在非拉铁非教会里，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也只对两个教会说到冠冕，对士每拿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对非拉铁非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两个教会有这几个相同点，显明她们是在一条线上，就是在使徒教会正统的线上。撒狄教会是一个恢复，但是不完全，不到家。非拉铁非恢复到了合乎主的心意。非拉铁非教会给我们看见，她不只像士每拿的不受责备，并且还受赞美。这里所画的一条直线，乃是一条被拣选的线。我们很明显的知道，主拣选的是非拉铁非。非拉铁非乃是宠续在使徒正统之后的，她是恢复到士每拿里头去的。所以主对她的话语，乃是给我们去遵守，给我们去顺服的。别迦摩和推雅推喇那一个转弯太大了；因此，当撒狄来的时候，虽然是浩浩荡荡的，但是她没有恢复到完全；虽然是往恢复的路走，但是不到家。非拉铁非才是完全的恢复。盼望对于这件事，我们能看得清楚。

「非拉铁非」在希腊文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字的意义是「相爱，」另一个字的意义是「弟兄；」「非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弟兄相爱」乃是神的预言。祭祀作了推雅推喇的特点，应验在罗马教身上。恢复也作了撒狄的特点，应验在更正教身上。神现在对我们说，有一个教会已经完全恢复，并且也给主赞美了。读圣经的人就要问，这个到底是谁呢？在历史上，我们到那里去寻找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随便过去。

我已经在以弗所教会和别迦摩教会里题起尼哥拉党的行为和尼哥拉党的教训，并且指出他们怎样是代表祭司的阶级。在以色列中，利未家可以作祭司，其余的人不可以作祭司。但是在教会里，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彼前二章明明说，所有被宝血所买的人都是祭司。（9。）但是尼哥拉党却特别造出祭司的职分。平信徒要到世界里去谋职业、作俗事。在平信徒之上，有人来作祭司，管理属灵的事。我在这里重复的说这居间阶级的事。犹太人有犹太教；尼哥拉党由行为而到教训。你看见有了神甫阶级。属灵的事让他们去作，俗事我们来作。接手是他们的事，只有他们能祝福。我要问什么事，不能自己问神，只好托他们去问神。等到撒狄的时候，情形进步了，神甫制度取消了，可是圣品制度又起来代替了它。在更正教里，有极端严紧的国立的教会，另有散漫的私立的教会。但是不管国立私立，你总看见有居间阶级存在一前者有圣品制度，而后者有牧师制度。对于这一种祭司阶级的制度，你称它神甫也好，称它圣品也好，称它牧师也好，总是被主弃绝的东西。更正教乃是变相的继续别迦摩的尼哥拉党的教训。更正教内虽然没有人称为神甫，但是圣品人和牧师乃是同样原则的东西。就是改称他为工人，只要仍旧站在那个地位上，还是同样的味道。

我们都是祭司，我已经举出很多圣经的根据。但是现在神和人中间有了争执。神说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作祭司，为什么人说属灵的权柄只在神甫一类的居间阶级手里呢？我再说，凡被宝血所救赎的都是祭司。宝血所救赎的有多少人，祭司就有多少。为什么非拉铁非主在那里不责备，且又赞美呢？你记得阶级的起点是在别迦摩，阶级的实行乃是在罗马教。他们有君王管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理他们，他们有教廷大臣等等。但是主说，「你们都是弟兄。」马太二十章二十五节和二十三章八节，你们要抓牢。不错，圣经里头有「牧师，」但是，圣经没有牧师这个制度。并且这个辞是个翻译，原文是牧者的意思，你可以称他为牧人或者牧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有师尊，也不可有父。但是你看见罗马教的神甫是称为「父，」而在更正教的牧师是称为「师。」在十九世纪来了一个大复兴，把居间阶级除掉了。在撒狄之后，来了一个大恢复，教会中弟兄彼此相爱，把居间阶级取消了。这个就是非拉铁非。

一八二五年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有几位信徒，他们的心被神感动，爱所有神的儿女，不管他们是在那一个宗派之内。这一种的爱，不是宗派之墙所能拦阻的。他们就起首在圣经里看见，神的话乃是说，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不管人把它分成多少门类。他们再读圣经，又看见一人治会制，一人讲道制，是不合圣经。所以他们就起首每主日聚会、擘饼、祷告。一八二五年，乃是在一千多年的罗马教和几百年的更正教之后，头一次回到圣经中简单、自由、属灵的敬拜里去。起头的时候，人不过只有两位，后来也不过四五位。

这些信徒，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又是卑下，又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们有主在他们中间，也有圣灵的安慰。他们站在两个清楚真理的立场上：第一，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第二，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圣品阶级，所有由人设立的话语执事，都是不合圣经的。他们相信，所有真的信徒，都是这一个身体里的肢体。他们温暖的欢迎所有要到他们中间的人，不管他们是属乎那一个宗派，他们没有任何门类的感觉。他们相信，所有真实的信徒，都有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都可以自由的进入至圣所。他们也相信，升天的主，曾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为要成全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能脱离圣品阶级的两个罪恶—献祭与讲道。

这些的原则，就叫他们能欢迎一切在基督里的人，与他们一同作弟兄；也同时开放给所有圣灵设立的话语的执事，叫他们能够事奉。

在这一个时候，有一位安立甘会的圣品人，名字叫达秘，对于他自己教会的地位十分不满意，认为不合圣经，所以也常与弟兄们聚会；虽然那个时候他还穿着圣品的制服，虽然他还是安立甘会的圣品人。达秘乃是一位属神、大有能力的人。达秘不只是有能力的人，也是一个肯受苦的人。他也不只是一个肯受苦的人，他乃是一个认识神、认识圣经、审判肉体的属灵人。到了一八二七年，他就正式的脱离了安立甘会，脱下他圣品人的制服，作一个简单的弟兄，与弟兄们一同聚会。

本来弟兄们所看见的非常有限；到了达秘正式加入的时候，天上的亮光就像洪水般倾倒下来。达秘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和卫斯理非常相同。但是，他们对于安立甘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在前一个世纪的时候，卫斯理觉得他总不能坦然的离开这个国立教会；在后一个世纪的时候，达秘觉得他总不能坦然的继续在安立甘会里面。不过对于热心、专心、忠心，他们两个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就在那一年，柏勒（Bellett）也来聚会，他也是一位深深属灵的人。这一种简单合乎圣经的聚会，大大的叫他受感动，他说到当时的情形，曾有以下的话：「一位弟兄刚告诉我，从他所认识的圣经看来，信徒以基督门徒的资格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照着主的命令来擘饼；并且如果照着使徒的榜样来带领的话，就应该把每主日都分别出来，来纪念主的死，来顺服祂临别的命令。」还有一次，柏勒说，「有一次我和一位弟兄走到下彭街，他对我说，“我相信主对于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简简单单的以门徒的资格来聚会；不是来等候任何的讲台，只是倚靠主来集体造就我们，随着祂的意思，从我们中间拣选谁来讲道。”正在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想，我心里看见了光。那一天好像是我的生日，头一次生下来作弟兄。弟兄们就是这样逐渐的摸索，逐渐的得着启示，逐渐的看见亮光。

过一年，一八二八年，达秘出一本小书，名叫「基督教会的性质与合一。」这一本小书乃是弟兄们所出的千万本书中的第一本。达秘在这本书里，表明弟兄们并没有意思设立一个新的宗派，或者一个教会的联合会。他说，「第一，正式的来联合分歧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好的事。希奇，许多有思想的更正教徒，竟然会羡慕这一个联合。我相信这种联合并没有好处，并且联合以后的团体，也绝不可能成为神的教会，它不过要成为罗马教合一的对照而已。在这种团体里，教会的生活，话语的力量，要完全丧失。属灵生命的合一，更是绝对的不可能。真实的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所以必须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才可以。」

没有一个教会，不完全根据神儿子的国度，来包括神所有的儿女，能得着完全的祝福；因为这个聚会并没有想要这个祝福，因为这个聚会的性质并不搂抱这个祝福；圣经是说，聚会是靠着祂的名，而祂的名乃是为着祝福。…并且合一乃是教会的荣耀。但是，合一来成功并得着我们的事，并不是教会的合一，不过是一种的联合，并否认教会的本质和希望。教会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合一。这一个合一，只能在圣灵的事情上，所以只能在属灵的人中间才能完全。…神的子民应该怎么作呢？应该等候主，要按着圣灵的教训来等候，要按着圣灵的生命来效法祂儿子的模样。他们应该跟随羊群的脚步，如果他们要知道好牧人是在那里放羊。」

在另外一个地方，达秘说，「因为我们的筵席乃是主的筵席，不是我们的筵席，所以我们接受所有神所接受的人，就是所有贫苦的罪人，逃避来寻求主作他们藏身之处，不安息在自己里面，只安息在基督里面的人。」

就在那一个时候，神在英属圭亚那与义大利，同时作工，同时有同样的聚会起来。一八二九年，在阿拉伯也有了聚会。一八三〇年，英国的伦敦、普里茅斯（Plymouth）、不列斯铎（Bristol），都有了聚会。不久，美国许多地方也有聚会，欧洲大陆上也有许多聚会。不久，差不多全世界各地爱主的人都这样起来聚会。虽然没有外表的联合，但却都是神所兴起的。

这些弟兄的起来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爵位的丢掉爵位，有地位的放下地位，有学位的撇弃学位，大家除去任何属世和教会的阶级，而简单的来作基督的门徒，而彼此作弟兄。「父」字如何通行在罗马教中，「师」字如何通行在更正教中，现在「弟兄」这个辞，也通行在他们中间。他们乃是被主所吸引，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也就自然而然的彼此相爱。

在几十年时间之内，神就赐下许多恩赐给祂的教会。除了达秘和柏勒之外，我们看见神还赐给许多的弟兄有专一的职事，来叫祂的教会得着供应。设立孤儿院的慕勒，恢复了信心的祷告；他一生祷告的答应有一百五十万次。写摩西五经注解的马金多（Mackintosh），恢复了对预表的认识；慕迪说，全世界的书，如果全烧掉的话，他只要一本圣经和一部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够了。德克（James. G. Deek）给我们许多好的诗。卡亭（George. Cutting）恢复了救恩的把握；他的一本「救知乐」在一九三〇年，已经卖到三千万本，乃是圣经之外销路最大的书。开雷（William. Kelly）是写了许多注解的人，司布真说他的思想有宇宙那么大。格兰（F. W. Grant）乃是十九、二十世纪最认识圣经的一个人。安达生（Robert~Anderson）乃是近代最认识但以理书的人。司丹来（Charles, Stanley）乃是最会传神的公义救人的人。屈来格尔（S. P. Tregelles）乃是有名的新约文字家。米勒（Andrew~Miller）的教会的历史，乃是所有教会历史中最合圣经的一本。威伯门（R. C. Chapman）乃是主所大用的一个人。这些都是当时的弟兄们。此外，如果要仔细述说弟兄们中间的人，最少有千名以上，都是主所重用的人。

我们现在要看，这些弟兄们所给我们的是什么？主的血如何满足神的义；救恩的把握；最软弱的信徒如何在基督里被悦纳，像基督蒙悦纳一样；如何相信神的话来作得救的根据。自从教会有历史以来，没有一段时间，福音是比他们的时候更清楚的。不只这样，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教会不能得着全世界；教会属天的呼召；教会没有世界的盼望。也是他们头一次将预言解开，叫我们看见主的再来乃是教会的盼望。乃是他们解开启示录和但以理书，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国度、灾难、被提和新妇。没有他们，就我们今天对于将来之事的明白，还没有百分之几。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作罪的律；什么叫作释放；什么叫作与主同钉十字架；什么叫作与主同复活；如何因信与主联合，因着仰望而天天改变。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宗派的罪恶；基督身体的合一；圣灵的合一。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别；在罗马教与更正教之中，这个分别已经看不见了，但他们重新叫我们看见。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居间阶级的罪恶；神的儿女如何都是祭司，都能事奉神。也是他们把林前十四章聚会的原则恢复给我们，叫我们看见：讲道不是一人的事，讲道乃是两三个人的事；讲道的根据不是按立，讲道的根据乃是圣灵的恩赐。我们如果要一一的题起他们所恢复的，就简直可以说，今天纯正的基督教，没有一样的真理，是他们没有恢复，或者没有把它恢复得更多的。

所以怪不得潘汤说，「弟兄们的运动，其重要性乃是远超过改教的运动。」多玛格力菲 (W. H. Griffith~Thomas) 说，「他们乃是神儿女中，最会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人。」爱昂赛 (Henry~Ironside) 说，「不管是认识弟兄们的人，或者不认识弟兄们的人，所有认识神的人，直接或者间接都受了弟兄们的帮助。」

这个运动，比改教的运动还要大。我在这里要说，非拉铁非的工作比改教的工作更大。非拉铁非所给我们的东西，是改教所没有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教会问题到了弟兄们运动就得了解决。神的儿女的地位差不多都恢复了。所以，在量上、在丰富上，你看见它比改教更大。另一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弟兄们运动远赶不上改教出名。改教是刀和枪打出来的，弟兄们运动是传道传出来的。为了改教，欧洲的战斗死了很多人。改教还有一个原因叫它出名，就是和政治发生关系。许多国家借着改教，在政治上脱离罗马教的势力。和政治无关的，就不容易给人知道。还有一点，弟兄们看见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组织的世界，即精神的世界；另外一个弟兄们给它取的名字，就是基督教的世界。他们不只脱离了精神的世界，他们同时也脱离了基督教的世界，就是更正教所代表的。所以他们连更正教的广告也没有。他们不只从罪恶的世界出来，并且从基督教的世界也出来了。

从那个时候起，人知道什么是教会，知道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女是一个教会，不能分开的。他们的着重点，就是弟兄，就是切实的相爱。主耶稣说，有一个教会要出来，她的名字是「非拉铁非。」我们现在看启示录。

七节上：「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非拉铁非，是弟兄相爱。神对非拉铁非教会赞美什么呢？祂说是弟兄相爱，居间的地位完全被除去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多说几句话。在教会里没有男，没有女。教会里头一个姊妹也没有。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是弟兄，没有姊妹。那么我们的姊妹要问：「我是谁呢？」都是弟兄。为什么我们是弟兄？因为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男人，但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人之所以作弟兄，不是因为他是男人；乃是因为你里头有基督的生命，我里头也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弟兄。主耶稣复活，要升天了，祂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约二十 17。）在约翰一章里，祂是神的独生子；在二十章里，祂是神的长子。在一章，神只有祂这一个儿子；到了二十章，祂的生命可以分给人，自然而然的，祂是长子，我们都是弟兄。借着死而复活，神的独生子变作长子。我们所以能够作弟兄，是因为接受祂的生命。因为都是接受基督的生命，所以都是弟兄。

一个男人是因接受基督的生命作弟兄，一个女人也是因接受基督的生命而作弟兄。女人自己虽然是女性，但是这个和她在基督里的情形不发生关系。男人女人所接受的是一个生命，所以都是弟兄。所有的书信都是写的弟兄，没有姊妹。依照他们个人来看，有些人是姊妹；但在教会里，只有弟兄。因着那个生命，我们都成了神的儿童（teknia）。所有在新约里的「儿女，」都该翻成「儿童。」除了林后六章之外，神没有女儿。（18，原文。）所以，你看见么？在教会中都是站在弟兄的地位上。有一次我在上海，有一个弟兄是泥水匠，我对他说，「你出去请几个弟兄进来。」他说，「你要我请男的弟兄来，还是请女的弟兄来？」这个人是受神教训过的。所以我们称呼姊妹，是对个人称呼；在教会，没有男女的分别。

教会里面也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是因为他是主人，他得的生命就大一点；我是仆人，得的生命就小一点。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普通聚会的地方太不好了，最好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专门请弟兄们讲道给政府里的人听。我说，你想将来牌子怎么挂呢？那不是基督教会，是官绅教会。到了教会里面，就没有官绅。在教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当你的眼睛被神开启了，你要看见，比别人高，在世界是荣耀，在教会里头却没有这个分别。保罗说，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或希利尼人，自主的或为奴的，或男或女。（加三28。）教会不是站在分别上，而是站在弟兄相爱上。

这里也像其余的地方一样，主题起自己的名字。这里是说：

七节下：「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圣洁是祂的生命，祂自己就是圣洁。祂在神面前就是真实，祂就是神的实际，神的实际就是基督。祂手里拿着钥匙。在这里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撒狄站起来为主作见证的时候，有地上君王帮助她打仗。在欧洲大陆打了几十年，在英国打了几十年。但是弟兄们的运动怎么样呢？没有势力在后面帮忙。那怎么办？主说，祂拿着大卫的钥匙，意思就是权柄。（圣经称大卫是王。）不是武力的问题，不是广告的问题，是开门的问题。英国有一位报馆编辑说，「我从来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弟兄，不知道这些人长得这么快。」你如果在世界兜一圈，就能知道在各处都有许多的弟兄。他们虽然有的懂得道理深一点，有的浅一点，但是弟兄的地位还是相同。看见这种情形，我们要感谢神。神说，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

八节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们读到这里，自然联想到所罗巴伯回来以后，有位先知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亚四10，达秘译本。）你们不要轻视小事的日子，就是盖圣殿的日子。教会在圣经里有一个很大的预表，就是圣殿。大卫作王的时候，神的子民是合一的。后来分开了，一个是犹大国，一个是以色列国。神的子民起头分门别类了，同时偶像起头了，奸淫起头了，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家都承认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推雅推喇一罗马教一的预表；因为圣经以巴比伦预表罗马，所以教会也有一个巴比伦的被掳。神的子民被掳回来以后，他们怎么作呢？他们很软弱的回来，一批一批的回来。他们建造了圣殿。他们很像是一个弟兄们运动的预表。有许多犹太人，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因为这殿比起所罗门时的荣耀差得太多了。但是神却借着小先知说，你们不要轻看小事的日子，因为这是恢复的日子。主在这里也说同样的话：「你略有一点力量。」教会今天在世界的见证，如果拿来和当初五旬节比较的话，这真不过是小事的日子。

八节中：「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主承认他们两件事：没有弃绝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教会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里，有人认识神的话语像弟兄们一样。亮光之多，可说是如同洪水巨流，倾倒而下。我在上海，有一天晚上，遇见一个弟兄，他说他是在船上作厨子的。我和他谈了许久，普通的传教士恐怕很少像他那样认识神的话。有一位戴勒，他也是一个弟兄。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圣经里只有琴而没有笛。他回答说，「神欢喜音乐不错，但是神也欢喜赞美。」对了，如果用嘴吹，那里还会赞美？他在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说了，就在小的地方叫你觉得他真是认识神的话。有一位姊妹陷入困难之中，有位弟兄来问他什么原因，他说，「立场不清，又要争战，结果头发定规挂在树上。」有一回，有位教士在船上问他说，「我很希奇新约中好些地方都是饼和鱼。」他就回答说，「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中的丰富。」是的，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认识神的话。你就是遇见他们中间一个顶简单的信徒，也比许多教士还清楚。

主说，「你没有弃绝我的名。」从一八二五年以后，弟兄们说，我们只能称为「基利斯底亚挪士」—基督徒(Christianos)。你如果问他们说，你是谁？他们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如果问一个卫斯理宗的人，他要说，我是「卫斯理人。」你遇见一个公谊会的人，他说，我是一个「朋友。」信义会的人说，我是「路德人。」浸信会的人说，我是「浸人。」除了基督之外，人还用许多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是神的儿女只有一个名字是可以自称的。主耶稣说，「奉我的名祈求，」「奉我的名聚会。」(约十六 26，太十八 20。)我们只能有主的名。怀特腓(Whitefield)说，「但愿所有的名字都被废去，只有基督的名被高举。」这些弟兄就是起来这样作的。主的预言也这样说，他们对于主的名最尊重。基督的名字是他们的中心。他们中间常有一句话：「基督的名字是否足够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我们身上背负主的名字是否真好？」我记得我在火车上曾遇见一个信徒，他问我是那一种的基督徒；我说，我就是基督徒。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光说你自己是基督徒没有意义；必须说你是那一种的基督徒才有意义。」我说，「我就是基督的人。」

人作基督徒，没有意义？你要说是那一种基督徒，才有意义？但是我至多只作到基督徒为止。」那一天我们有一次很好的谈话。我愿意你们看见一件事，许多人根本的思想，是主的名字还不够；许多人以为需要宗派的名字才行，非在主名之外，另有名字不可。弟兄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态度太坚决。主在这里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我的感觉如果是对的，一切别的名都是羞辱祂的。这个「弃绝」与彼得的否认主是同样的辞。我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不愿再称别名。许多人不愿尊重基督的名字，不愿单称作基督徒。但是感谢神，在历史上，非拉铁非的预言到了弟兄们就应验了。他们再没有其他分别的名字。他们是弟兄，他们不是「弟兄会。」

八节下：「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对非拉铁非教会说到「敞开的门。」人常说，你如果照圣经而行，不久门都要关了。顺服主最大的难关，就是关门。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的应许：「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在他们这是事实。全世界无论是讲经，是布道，没有一班人有他们所有的机会。在欧洲、美洲、非洲，都是如此。用不着人的拥护、广告、鼓吹、捐助，但是他们还是有许多机会工作，工作的门还是开着的。

九节：「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已往我们已经看见，最少有四件东西叫基督教变成犹太教：居间的祭司，字句的规条，物质的圣殿，和属地的应许。主怎么说呢？「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犹太教在他们手里破坏了。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么一个运动，他们所在的地方，犹太教就失败了。在真认识神的人当中，犹太教主要的力量现今已经成为过去了。

十节上：「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是和一章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相连。你不可以把「忍耐」两字当作状词用，因为这里是名词，不是状词。今天是基督忍耐的时候。今天主在这里遇见人骂祂，但祂忍耐。有一天审判要来，但是今天祂忍耐。祂今天的道是忍耐的道。祂在这里没有名誉，作一个卑微的人，还是一个拿撒勒人，还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们跟主走的时候，祂说，要「遵守我忍耐的道。」

十节下：「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时候」两个字在原文是「钟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保守你免去普天下人受试炼的那个钟点。」把重庆拿来作比方：若说，我保守你们免去轰炸，意思就是你们仍在重庆，不过免去轰炸而已。如果说，我要保守你脱离那个钟点，那就是说刚刚好你去成都。全世界受试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指大灾难，你却碰不着那个灾难。就是在那个钟点没有到之先，我们已经被提了。全部圣经里只有两个地方讲到被提的应许：一个是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六节，一个就是启示录三章十节。今天我们要跟从主不随便的过日子，学习非拉铁非所走的路，并且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要来的试炼。

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说「我必快来，」所以这个教会要一直继续到主来。推雅推喇没有过去，撒狄没有过去，非拉铁非也没有过去。「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就是「我的道，」「我的名。」我们不能忘记主的话，不能羞辱主的名。「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整个非拉铁非全都有冠冕了。别的教会是得的问题，这里是失的问题。主说，你们冠冕都有了。全部新约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有冠冕，就是保罗。（提后四 8。）所有的教会中也只有非拉铁非知道自己有冠冕。现在不要叫人夺去，不要从非拉铁非出来，放弃你的地位。所以这里说，持守，免得夺去。

这是说明非拉铁非也有她的危险；不然，主就不会有这样的警告。并且这个危险是相当实际的。所以主才如此严重的吩咐。他们的危险在那里呢？他们的危险乃是在乎失去他们所有的。所以主叫他们持守他们所有的。他们的危险不是不进步，乃是退步。他们之所以蒙喜悦，乃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与对主话语和名字的忠心。他们的危险就在乎失去这个相爱和忠心。祸哉！事实上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二十年后，我们看见弟兄们也分裂了。他们分裂为「闭关」和「公开」两派，而两派之中又有好些的分派。所以在非拉铁非也有得胜者的呼召。

这个难处的原因在那里呢？我们要十分的小心，也十分的谦卑；不然我们就要陷入同样的失败。我想，任何的分裂，都是因为相爱的缺欠；爱不存在，或者减少，人就会注意律法、讲手续、吹毛求疵。爱一出问题，人也会对自己骄傲，对别人嫉妒，就有争执和纷争。圣灵是合一的力量，肉体是分裂的力量。肉体没有受对付，迟早是要分裂的。

另外，我想，当初的缺点，就是弟兄们没有看见教会的「地方」立场和范围。他们对于教会消极的罪恶，看见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对于教会如何积极的在地方立场上和范围上，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看见得不够多。罗马教乃是注意地上一个联合教会的合一；弟兄们乃是注意迹近理想的天上一个属灵教会的合一。他们没有看见，或者看得不够透彻，书信中的相爱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相爱；合一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合一；联络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联络；就是造就也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造就；就是革除也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革除。总之，讲教会合一的，只有两种人：罗马教讲地上所有众教会的统一；弟兄们讲天上属灵的合一。结果，前者不过是外表的合一；后者则迹近理想的合一，而事实上是分裂。二者都没有注意到圣经中的一个地方的教会，在那一个地方的合一。

弟兄们因为不够注意到教会是以地方为范围的，「闭关」的弟兄们就要求各地的一致行动，结果就冲破了地方的范围，陷入联合会的错误；「公开」的弟兄们就要求每一个聚会的独立行政，结果在许多地方，叫一个地方有了好些个教会，陷入公理宗以堂会为单位的错误。「闭关」的弟兄们越过了地方的范围；「公开」的弟兄们又跟不上地方的范围。他们忘记了，圣经中的教会，乃是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也只有一个教会。圣经中对教会说的话，都是对这一种的教会说的。奇怪，今天的倾向乃是将圣经中对地方教会说的话，变作对属灵教会说的话；而有的弟兄在那里设立教会时，又要设立比地方小的教会—「家」的教会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圣经中没有各地「联合会」的教会，也没有一地各堂会或各聚会单独成立为教会的各教会。数地一会，或一地数会，都不是神所定规的。神的话语乃是一地一会，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数地一会乃是要求圣经所没有要求的合一；一地数会乃是分裂圣经所要求的合一。

当日弟兄们的难处，就是对于圣经中地方的教训，不够清楚。结果有「联合会」式的合一者，因为和别地的弟兄有了联合，也就不怕和本地的弟兄分裂。也有以聚会为单位者，只要在本聚会中与弟兄没有问题，就不怕和同地其他聚会的弟兄分裂。由于没有明白圣经中对于地方教训的紧要，结果都是分裂。神没有要求不切实际的各地合一。神也不许以一个聚会为合一的范围，那是过于自由，过于放纵，没有限制，没有学习；只要一言不合，另立聚会，三五成群就可以算为合一的了。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合一，对于放纵肉体的人是何等的限制！

弟兄们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地方」的光是越过越清楚。到底神要工作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只有等候历史的来临，我们才能清楚。我们如果向着神的奉献是绝对的，自己是谦卑的，也许我们可以蒙怜悯、蒙保守，脱离错误。

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不必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弟兄彼此革除的事，在非拉铁非很多，但是在这里不再会被革除了。在神的殿中作柱子，柱子除去就不成。非拉铁非叫神的殿站住。有三个名字写在上面：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的新名。神永远的计划完成了。非拉铁非的人归于主，也满足了主。

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你记得，神并没有把祂的心意隐藏起来，神已经把道路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

第 7 章 老底嘉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三章十四至二十二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变作富足（原文直译），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现在我们讲末了一个教会。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罗马教、更正教和弟兄们运动。在这当中，神所挑选的就是弟兄们运动。推雅推喇是完全失败的。撒狄虽然比推雅推喇好，但主还是责备。惟有非拉铁非，一句责备也没有，主的应许在非拉铁非。（不过非拉铁非也有得胜者的呼召。）如果是我们人的话，写到非拉铁非就不写了。可是主在这七个教会当中，是为我们预言教会的情形，所以还要往下走一步，就是老底嘉，就是大家最熟的一个。你如果问，到底老底嘉是指着那个教会呢？好多人都答不出来。许多神的儿女对老底嘉弄不清楚，有人打算从她学习个人的功课，有人把她当作普通教会荒凉的情形来看。但是主却是在这里说预言。

老底嘉也像其他教会一样，她的名字也非常特别，是两个字合起来的。「老」是常人的意思；「底嘉」译「风俗」也行，译「意见」也行。所以老底嘉的意思就是常人的风俗，或是常人的意见。在这里，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一个意思，教会已经是失败了。现在教会不过是以常人的意见或风俗为依归的了。在非拉铁非你所看见的弟兄，你所看见的是相爱。但在这里，你所看见的是常人，是意见和风俗。

有一件事，请你记得，如果神的儿女不站在非拉铁非的地位上，他跌倒了，他失败了，他回不去撒狄。一个人看见了弟兄真理，就是要回去更正教也回不去了。结果是，他既不能站稳在非拉铁非里，他就从非拉铁非进化变成这里的老底嘉。从罗马教出来的，叫更正教；从更正教出来的，叫弟兄；从非拉铁非出来的，就叫老底嘉。撒狄是从推雅推喇出来的，非拉铁非是从撒狄出来的；照样，老底嘉是从非拉铁非出来的。

今天神的儿女有一个误会，就是他们看见一个公会的情形不对的时候，就说它是老底嘉。这是错误的。一个不对的公会乃是撒狄，不是老底嘉。各公会更正教。公会没有资格变老底嘉。只有非拉铁非失败，才能变成老底嘉。老底嘉的情形并不是撒狄的情形。曾经尝过美味，现在堕落下来的，才是老底嘉。根本没有多少的，不过是撒狄。不在圣灵里持守属灵的财富的，才成功老底嘉。

那么，这个堕落是怎么堕落的呢？从以弗所起，你看见正常中发生反常。到了别迦摩，看见巴兰的教训。到了推雅推喇，看见耶洗别，所以居间的阶级在那里生根。撒狄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但是撒狄自己又造出一个居间阶级。到了非拉铁非，你看见只有弟兄，那个征服平信徒的阶级没有了。人都回到主的话来顺服主的话，来顺服圣灵借着主的话所说的。但是有一天，不站在弟兄受圣灵管治的地位上，从弟兄的地位落到常人，老底嘉就来了。在撒狄中，权柄操在牧师制度的手里。到了非拉铁非，权柄操在圣灵的手里；圣灵借着话语和名字而掌权，而大家都是弟兄相爱。现在既不是圣灵掌权，又不是牧师制度掌权，就变成常人掌权了。什么是常人掌权呢？就是说多数人的掌权。多数人的意见就是通过的意见，多数人赞成就行了。这个就是老底嘉。换句话说，不是神甫管他们，不是牧师管他们，不是圣灵管他们，乃是自己多数人的意见就是了。这里不是弟兄，是人来了。老底嘉不是站在弟兄的地位上；乃是人在这里，凭着肉体的意思，大家都举手，就完了。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来看非拉铁非。什么时候，没有弟兄的相爱，只有凭着肉体的人的意见，你就遇见老底嘉。

十四节下：「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在这里说，祂自己是谁。主是阿们；阿们就是行，就是可以；所以所有的祂都要应验。神的一切祂都要应验，没有一样落空；主耶稣在世上就是为着神的工作作见证。神所创造这么多的人物，主是元首。

十五至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撒狄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老底嘉也不冷也不热。对以弗所是「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对老底嘉是「把你吐出去。」主不再用他们，他们不再是阿们。问题就在你也不冷也不热。充满了知识，却缺少了能力。在热的时候，他们曾作过非拉铁非；但是，现在比从前冷了。非拉铁非一堕落，就成功作老底嘉。只有非拉铁非的人，才能够落到这个地步。

十七节上：「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变作富足，一样都不缺。」（原文直译。）前面我曾题起，弟兄们运动比改教还要重大。因为改教不过是量的改革，而弟兄们运动乃是质的改革，恢复了基督教原有的本质。那个力量实在是个很大的力量。由于这些弟兄们在行为方面，在真理方面，比什么人都强，他们的一个厨子比更正教的教士还要明白真理，结果就骄傲了。「你们都不行，就是我们行。」更正教没有一个行的。有名的司可福（Scofield）要到弟兄们中间去受教。大家都知道的结普恤司密斯（Gipsy~Smith）要到他们中间去得着益处，把他们的道拿去讲。全世界的工人、学生、传道和信徒，都要从他们得帮助、得亮光。从他们书本上得帮助的，更不知有多少。

许多人心里都承认，在全世界上，教圣经没有像弟兄们那样行的。结果弟兄们有的就骄傲起来了；「我们的学生都是人家的先生。」他们虽然满受反对，但是，他们也有人自雄。顶明显的结果，就是有人自满自足了。有的弟兄是弟兄相爱，就寻求别人的益处；有的人所有的不过是知识，就不免自高大了。主给我们看见，骄傲的非拉铁非就是老底嘉，老底嘉乃是堕落的非拉铁非。他们中间的聚会，结果就有好些地方，在行为上、教训上出问题了。老底嘉的特点就是属灵的骄傲。在历史一面，主给我们应验了。

我们今天还能遇见非拉铁非，也能遇见老底嘉。二者在教会的地位上，差不多很像；所不同的，非拉铁非有爱，老底嘉有骄傲。二者在外表上没有分别；所不同的，老底嘉就是骄傲的非拉铁非。我不愿意题起他们许多的事，只举一个例。他们中间有位弟兄说，「有什么属灵东西是在我们中间寻找不到的？」一个弟兄看见一本新的报，就说，「它能够给我们什么新的呢？有什么是我们所没有的呢？」于是把报还给人不读了。一个弟兄说，「主给了我们最大的光，我们就当满意；如果读别的，就是空花时间。」又有一位弟兄说，「有那一样东西是人家有，而我们没有的呢？」又有一位弟兄说，「人家所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所有的，人家不一定有。」我们听见这样的话，立刻就会记得主在这里所说，「你说，我是富足」的。我们要何等的小心，才不会变作老底嘉阿！

大西洋有一个真美克岛，岛上有好些弟兄。有一次因大风，房屋倒了很多，弟兄的家和聚会所都倒了。在几个钟点之内，全世界弟兄们汇到了二十余万镑，比政府的救济还快。在他们中间的确有弟兄相爱；但是，也有变成骄傲的人。更正教没有资格作老底嘉；撒狄承认自己没有东西。我作工二十多年，未曾遇见公会里的一个教士或一个牧师说，他们有了属灵的东西。他们往往说他们自己不行。失败软弱的更正教，乃是撒狄，不是老底嘉。只有老底嘉的特点，乃是属灵的骄傲。更正教有许多的罪，但是属灵的骄傲不是她的特殊的罪。只有堕落的弟兄才说，「我是富足，我已成富足，一样都不缺。」只有堕落的非拉铁非，才能变成老底嘉。对于属灵的丰富，撒狄明知道自己不行，常听见他们说，「我们热心的不多，热心的教友都跑了。」丰富是非拉铁非的情况，夸口丰富是老底嘉的标记。只有老底嘉能夸口。一个离开非拉铁非地位的人，他不能退回去作撒狄。一个非拉铁非的弟兄，要叫他再回去更正教，乃是不可能的事，他只能前进去作老底嘉。老底嘉也不是接在使徒正统之下的。她乃是超过了使徒的直线。他们是徒有知识，没有生命、自满自足、自高自大的人。

十七节下：「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们的的确确说，我是富足，我已变作富足，一样都不缺！真的，他们在神面前是了不得的人。他们有理由可以夸口。我们承认他们中间有许多值得夸口的。但是，这些最好是给别人感觉，不给自己感觉；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必知道；别人说就很好，自己说就不好。属灵的事是不能夸口的。如果是属世的事，你夸你自己富足，钞票不会飞走，数字也不会变少；但是属灵的事，一夸口就逃跑了。一个人说他自己强，他那个强就没有了。摩西的脸上发光，他自己不知道。（出三四 29。）所有知道自己脸上发光的人，他脸上的光都是走开了的。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的长进，你就是蒙福的人。有许多人懂得自己的情形太清楚，反倒没有了。你有属灵的权柄，可以；你知道你自己有权柄，不可以。他们对自己的估计太清楚了，他们所有的太多了；结果在神的眼光中是瞎眼，是贫穷，是赤身。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一个功课，老底嘉对自己的丰富太清楚了，我们盼望能长进而自己不知道。

主说，「你是那困苦。」这里的「困苦」和罗马七章保罗那个「苦，」（24，）是同样的字。主在这里是说，你像保罗在罗马七章一样；在属灵方面，你是苦的，你是尴尬的，这个也不像，那个也不像，从主眼光看是可怜的。底下就指出三个缘故，为什么他们是困苦、可怜的：一个是贫穷，一个是瞎眼，一个是赤身。

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关于贫穷方面，主对他们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他们虽然道理富足，但是，主看他们仍旧是贫穷的。必须有活的信心；不然，神的话语对他们就没有用处。他们的失败，他们的不好，就是信心没有了。彼得说，火炼的金子就是受试验的信心。（彼前一 7。）在话语贫穷的日子中，你需要祷告。到了话语丰富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和所听的话语相调和。你要经过各种试炼，叫你所听的话语，有实地的用处。所以要买火炼的金子。你们要学习在苦难中相信，那么你们就真的可以富足。

主又说，「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白衣」在上面题起过，是指着行为说的。这里的白衣，是像启示录好几个地方所题起的白衣一样。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没有玷污，像衣裳是洁白的一样。神要他们一直行走在祂面前。赤身在神面前是不可能的。在旧约，没有不穿衣服到神面前的；祭司上祭坛，不可露出下体。林后五章给我们看见：「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3。）但是在里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衣服穿，乃是白不白的问题。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太十 42。）这个是白衣。

我们拿酒席给人吃，却不一定是「白。」为着要维持我们团体的光荣而行的都不行；比这个存心还要卑鄙的那更不行，不够清洁。主要人有一个够清洁的目的，有一个够清洁的存心，来为主工作。有许多的活动，有许多的存心，你一摸就觉得里面有许多的污秽，不是白的。「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行走在神面前，就不至于羞耻。

第三件事是「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是「药膏，」不是「药片。」买药膏来擦你的眼睛，这是圣灵的启示。要有圣灵的启示，你才能算看见；道理太明白了，圣灵的启示反减少了。许多的时候，道理乃是从一个思想传到另一个思想；属灵的眼睛并没有看见。许多人是行走在别人的光中。有很多年长的弟兄是这么讲，所以你就这样作。今天你说，「某人告诉我；」如果没有某人告诉你，你就不知道怎样好。

道理是从人传授的，而不是从主那里接受的。主在这里说不行，非有圣灵的启示不可。我不能写一封信给朋友，叫他替我听福音，使我得救。照样，一个东西从人的手里接过来，到了自己的身上就完了，和神没有发生关系的，按照圣经说，这个就是瞎眼。属灵的事非摸着圣灵不行，不是在你听了多少。许多的时候，不过是道理增加，知识增加，在神面前都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一件事一买药膏。只有我自己看见的，才是看见。看见乃是已经得着的根据，也是再看见的根据。

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以上这么多的话都是责备。不过主给我们看见，祂是因为爱，所以才如此责备管教。那么你们要热心。怎么作？悔改！第一要悔改。悔改不只是个人的事，教会也要悔改。

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大有讲究。这个门是什么门呢？许多人拿这一节圣经去传福音。传福音是可以借用的，这句话借给罪人用是可以的，但不能久借不还。这节圣经是对神的儿女说的，所以这句话不是指着主叩罪人的心门。这个门是教会的心门。因为这里的门是单数的，所以主是指着教会说的。顶特别的，主是教会的元首；或者说是教会的起头。但是祂反而站在教会门外！「看哪，我站在门外！」这实在是不得了的事。主在教会门外，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

主在这里说，「看哪！」主这句话是对整个教会说的。门是教会的心门。「若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这「若有」两字给我们看见，开门是个人的问题。你知道在圣经里，真理有两条线：一条是圣灵的线，一条是基督的线；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一是经历，一是信仰。如果有人过分的注重客观的真理，你就看见他腾云驾雾、不实在；如果一直站在主观方面，一直注重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他就一直向里面看、不满意。所以每个在神面前追求的人，要有这两个真理来维持才好。一个使我看见，我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另一个使我们看见，圣灵在我里面工作使我完全。弟兄们最大的失败，就是太注重客观的真理，而忽略主观的真理。

非拉铁非失败就变成老底嘉；她那个失败的应验，是因为客观的真理太多了。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不过以普通来说，客观太多，主观太少。如果你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这意思就是客观变成主观。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客观的，我都要将它变成主观的。在约翰十五章，你看见讲两方面：主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在这里说，你如果肯开门，我就要同你坐席。这就是交通，这也就是喜乐。我们就能与主有极亲密的交通，和从交通而来的喜乐。

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祂同坐一般。」在七个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中，许多人说这个最好。虽然有的人欢喜得胜者其他的应许，但是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对老底嘉的应许最好。已往的得胜者的应许里，主没有题起祂自己如何。在这里主题起说，你如果得胜，你要和我同坐。我是经过各种各样的得胜，然后我才和我父同坐在宝座上；你们也得得胜，才能和我同坐在宝座上。得胜者在此有一个很高的应许。为什么呢？教会到了这里完了。那么，得胜者就在这里等候主耶稣再来。因此宝座就在这里。

第 8 章 结论

[上一篇](#) [回目錄](#)



旧约里头，犹太有很清楚的预言。（以色列就没有预言。以色列在耶罗波安的时候悖逆了神，而也是先亡国的。明显的说，神对以色列不喜悦，它是被神弃绝的，所以就没有预言。）犹太的预言一直接到主耶稣身上来；从马太一章的家谱，你可以看见这个。旧约里，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他们的工作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将来的事如何。像但以理这人，他所预言的是列国的情形如何。犹太要亡国；亡国之后，在这二千五百年之中，外邦国家一个一个的兴起，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著名的像但以理二章、七章、九章、十一章，都是对于外邦很仔细的预言。除了犹太和外邦的预言之外，在神的计划中，还有神的教会。教会的预言在那里呢？你读前七封书信，没有预言。马太十三章好像有预言，但不够仔细、也不够清楚是指教会，因为那里是指着天国的外表说的。所以可说，只有启示录二至三章，只有这后七封书信，给我们看见教会的预言。在上面，我们已经略略的读过了，并且看见每个都应验了。我们已经看见主给我们的预言，和历史给我们的应验。我们感谢神，因为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凭着应验来看这七封书信，所以就容易了许多。

主要是要借着这七封书信，给我们以作得胜者的指引。主在这里专门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就能够得胜。借著书信的应验，叫我们看见在地上作得胜者的路。所以这个是和我們各人所走的路发生关系。

我们把这七封书信合起来看，每一封书信都是四段。从头一封到末了一封都是一样。先有主自己的名，有教会的情形，而后有得胜者的赏赐，和有耳朵的呼召。每一封书信，主给我们看见，祂自己是谁，教会是如何的情形，然后就说得胜者主要给他什么，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得胜者的呼召，对每个教会都有，并且都有它的特点，得胜者主要给他的赏赐也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件事，不管教会处在怎样的情形中，每个教会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人如果在神面前是忠心的，就要寻找出自己该怎么办。主给我们看见那个解决的方法。主说，祂就是道路，祂就是真理，祂也是生命。（约十四 6。）所以不管在那封书信中，在任何情形之下，主并不叫我们注意情形多糟，乃是叫我们看见祂自己是谁。启示是恢复看见。对于主的认识，是由启示一下就看见的。我们一看见，所有失败就都被焚烧了。你要在神面前看见教会的困难是非常急促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喊救。但是主说，认识祂的人才有效。所以在每封书信里，主都有一句话说到祂是谁。像祂这么一位主，能不能对付这种景况呢？

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像教会一样，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要认识和我们困难相反的主。其余的问题乃是其次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就在乎我所认识的主到哪里为止。有的人能承当的那么多，有的人能承当的就那么少。那承当的力量或多或少，就在乎怎样认识主。所以在七封书信中，开章就注意到主到底是谁。一个人不认识主，就不会认识教会。许多人今天对教会情形能满意的，就是因为神面前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是谁，也没有看见主各方面的荣耀，和祂各方面的德性。你如果认识主，你就发现个人的罪，也就知道教会的罪。所有的问题，乃是在你对于神是怎样认识的。认识神不多的人，神的启示也不多，而对于任意的事情也更能容让。每个站在主面前的人，主都把我们不合祂旨意的容量除掉，在主面前的启示一得着，主就把不合祂旨意的都除掉。你就要知道：要圣洁，就有主；不圣洁，主的交通就失去。

已往我们所看关于七封书信的事，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是争执那个制度问题。请你记得，这都是与主发生关系的。你认识主，你就定罪神子民的任意妄为；你若认识主不多，也就能容让神的子民随己意行事。许多的时候，人能宽容基督徒，乃是因为他对基督不够忠心。对主不够忠心的人，乃是因为他还没有启示来认识这个为罪的主。阿，竟然有时候，我们当在主和祂的子民中，拣选我们所当事奉的。

我们已经知道，「七」的数目很明显的分作三和四。以弗所接下去就是士每拿，士每拿接下去就是别迦摩。这三个是一类，因为他们都过去了。底下那四个又是一类。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这四个和前三个有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撒狄在地上的日子，推雅推喇还在地上；非拉铁非在地上的日子，撒狄也在；老底嘉在地上的日子，非拉铁非也在。换句话说，末了这四个教会是一同在世界上过日子的。她们不是同时起首的，她们乃是同时结束的。这四个教会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是顶有意思的。

更正教出来的时候，罗马教已经一千多年了。非拉铁非出来的时候，更正教已经二三百年了。老底嘉在地上的时候，非拉铁非也已经好几十年了。我们今天生在这时代，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有四种不同的教会可以给我们拣选。如果我们生在十四、五世纪之前，我们除了作罗马教的人以外，没有路走。如果生在十八世纪，我们可以拣选是作罗马教的人呢，还是更正教的人。到了前一个世纪，在一八二五年，非拉铁非来了，弟兄们起来了，那么我们有三个可以拣选。到一八四几年，老底嘉进来了。

今天有四种不同的教会。这四个里面都有得救的人，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坏。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有四条路给我们去拣选。不过主也把祂的心意打开给我们看。祂的心意不在罗马教，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我要不要作教皇的门徒，这个根本用不着祷告问神。虽然在启示录二章里摆着这个，但是这个拣选的需要已经没有了，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拣选罗马教的问题是过去了。困难却在这里，就是有许多弟兄，不都知道拣选更正教的问题也已经过去了。主是不是叫我们作撒狄呢？希奇的，有许多人作撒狄很满意。

但如果读神的话，主就要给我们看见，祂对撒狄并不满足。主的心意是在非拉铁非身上。你所看见的七封书信，只有一个非拉铁非被主称赞。其余书信，主总有责备的话。士每拿好一点，没有责备，但也没有称赞。非拉铁非却不同，从起头到末了，主全是称赞。那么你们问说，我们好不好加入弟兄们运动呢？好像这个运动是可以「加入」的一样！弟兄们运动中，有许多的人已经变成老底嘉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老底嘉也是主所弃绝的。我们如果一不小心，非拉铁非没有赶上，反赶上老底嘉了。

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神的儿女所该注意的。在中国，从一九二一年之后，我们看见福音越过越清楚，得救的人也越过越多，神对教会的真理也越过越注重。我们起首看见教会完全是神的，只有得救的人才能在里面，也只有神在圣经里所定规的话是教会应当遵守的。在那个时候，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弟兄们运动。

到了一九二七年，才起首听见说，在国外有这样的运动。继续的借著书报，才知道有个很大的运动充满在全世界各国，改教也不过是这样大的运动。但是另一面我们感觉，其中也有许多人已经落到老底嘉的地位了。那时，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神的儿女应当加入一个运动么？基督徒的联合，应该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运动里。所以，我们就用更多的工夫去读圣经。我们越过越清楚，比地方大的不是教会，比地方小的也不是教会。

在这个时代中，神给我们看见有四个不同的教会。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有罗马教、更正教、弟兄相爱和弟兄会。第四个的弟兄会，它已经落到老底嘉的地位上了；以那个团体说，已经变成一个宗派了。我曾问一个弟兄说，「你看我像不像一个弟兄？」他说，「像是像，不过在“你们”中间还有…」我立刻就说，「那么“你们”是什么？我在这里作弟兄还不够？在“我们”里面包括所有被宝血救赎的人！」什么时候，重庆有弟兄得救了，而重庆教会说他还不是弟兄，重庆教会就变成宗派了。一个人除了他是弟兄之外，还要加上一个东西，才叫他作弟兄，那就是一个宗派。虽然他们没有自己说他们是弟兄会，但是却有一个无形的界限放在那里。

今天的非拉铁非是怎样的人呢？在各处的教会可能都是非拉铁非，也可能有的不是。究竟谁是谁不是，我没有办法说。可能重庆的教会是非拉铁非，可能昆明的教会不是；可能成都的教会是非拉铁非，也可能兰州的教会不是。今天变作是地方的问题了，像七封书信是地方的一样。罗马教非弃绝不可，更正教非离开不可。在消极方面，这两个你们能除去；但在积极上，你们是不是非拉铁非？还是老底嘉呢？脱离罗马教是简单的事，脱离更正教也是简单的事，只要你写一封信，从前门走出来了；但是你是不是非拉铁非还有问题，要看你后门走出去了没有。非拉铁非不会落到撒狄去，但是会落到老底嘉去。主对于老底嘉的批评，比对于撒狄更重。主在这里要我们学习高举主的名。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但是你千万不要为自己高举。凡自己说自己是非拉铁非的，这人就有一点不像了。

如果今天你脱离了宗派，你看见了教会，就只有神的话来作标准。比方说，有一个弟兄，他也是重生的人，你能说他不是弟兄么？道理清楚的人是弟兄，不清楚的人也还是弟兄。他住在家里是我的弟兄，他跌在马路的沟里也还是我的弟兄。千错万错，只能怪我的父亲生他。非拉铁非的特点是弟兄相爱。今天这条道路，你非走不可。但是你却不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爱清楚的弟兄，我爱可爱的弟兄；不可爱的，我就不爱。他清楚不清楚，这是他的事。我们绝对不能说，你是一个悖逆的人。你今年所看见的，是你去年没有看见的。也许明年他也看见了你今年所看见的，神也在他读经的时候给他看见亮光。神的心如果有那么大，我们也得有那么大。我们要学习有个够大的心来包括神所有的儿女。什么时候你说「我们」而不能包括神所有的儿女，你就是最大的宗派，或者站的地位不是弟兄相爱，而是高举自己。非拉铁非这条路是非走不可的。困难的点是非拉铁非包括所有的弟兄，有的人却不能包括那么大。

举一个例子：抗战前我到昆明，有一位××会的弟兄找我去谈话。他是很好的一个弟兄。他见我的时候说，「你还记得不记得，我在上海问你一个问题，你还没有答我一我们如何才能合作？」我就说，「弟兄，你有一个××会，是我所没有分的。」他说，「对，但是你不要管这个；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合作。」我说，「我有一个会，我在里面，保罗也在里面，彼得也在里面，约翰、路德马丁、卫斯理、戴德生…都在里面，你也在里面。我那个会好大，所有在基督里的，大的、小的都在里面。」我又说，「弟兄，你和我有一个分别：我只建立一个会，你要建立两个会。我的工作只有基督的教会，没有××会。如果你所说的是建立基督的教会，而不是××会的话，我绝对可以合作。」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分别么？那个弟兄的相爱不够大，他注重××会内的基督教会，他是建立两个会。我话说完了，他承认头一次看见这是怎样一回事。他拉着我的手说，盼望以后不会再起这个问题。

弟兄相爱就是说，所有的弟兄我们都得爱。他有软弱是另一个问题。我说神的儿女非受浸不可，但是不能说他没有这样作就不是弟兄了。他浸到水里是重生，他没有浸到水里也是重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父亲错生了他。（求主赦免我如此说。）不错，有机会的时候，要同他读圣经，要让他知道太监和腓利下到水里去，（徒八 36~38，）主耶稣从水里上来。（太三 16。）圣经的受浸是人下去，人上来，不是两根指头下去上来。但是我们不能说，他还没有作这件事，所以他还不是弟兄。弟兄的根据是生命，不是受浸。虽然我们相信受浸是对的，但我们不是浸礼会。交通的根据是血，是圣灵的生命，不是知识，连圣经的知识也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神的生命；他如果得了重生，他就是弟兄。相爱只有站在这个地位上。什么时候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拿进来，加上几个条件，就是宗派。

比方说擘饼：初信的保罗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把他带去，的的确确有了见证，知道他是弟兄，他就可以擘饼。根本没有第二个条件发生。他相信不相信大灾难是不是七年？被提是局部或全体的？你如果要这样问，根本就错了。要看见和我同样的弟兄才相爱的，就是宗派，就违反了弟兄相爱的见证。感谢神，我们都是弟兄。每个被宝血赎回的人，都是弟兄。你自己的那一分出来，定规是骄傲。「我们才对，你们这些弟兄不对；」但是饼要包括所有对的和不对的弟兄。

当你要这样的跟从主的时候，要爱所有的弟兄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弟兄都会爱你。这一点是你要知道的。撒狄从推雅推喇出来，撒狄虽然是跟从主的旨意，但是难免受了罗马教的恨恶。照样，非拉铁非是从撒狄出来的，宗派就也要反对你们。他们因为要维持他们的机构，就要对你们说，你们这样作，不是爱弟兄。从他们的眼光看，爱弟兄就是爱撒狄，好像爱弟兄和爱宗派是没有分别似的。总有存心要维持宗派的人，要批评你们爱心不够，因为你们没有建立他们的宗派。但是，你们要清楚：爱弟兄自己，和爱这位弟兄所爱的宗派，乃是两件事。

并且我们要知道，爱整个的教会，只因着他是弟兄就爱他，才是爱弟兄。如果在全体的弟兄中，只有局部的弟兄我们爱，只有我们范围内的弟兄我们才爱，就这爱弟兄不是爱弟兄，乃是爱分门别类。我们若不脱离这个门户之爱，我们就不能爱弟兄。门户之爱不只是不对的，并且是错的。爱门户乃是爱弟兄最大的拦阻。人若不除去爱门户的心，他就不能爱弟兄。爱弟兄的人，因为他没有门户之爱，就受人批评，说他无爱心，这是常有的事，不要以为希奇。

另外再题一点，这里有七次说到得胜。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悔改。怎样得胜呢？在乎发现起初的爱心放松了。士每拿的得胜没有别的，主说，你要忠心到底，你就要得冠冕。在别迦摩，主反对巴兰和尼哥拉党的教训，所以凡弃绝巴兰和尼哥拉党教训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到了推雅推喇，虽然耶洗别在那里，但是还有人从那教训。主说，你如果持守已有的，这个就是得胜，不是叫他们起来作路德。在撒狄，有几个人他们是活的。虽然撒狄本身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主说，穿白衣的就是得胜的。非拉铁非顶希奇，有试炼、有困难，但是主说，你持守你所有的，就已经得胜了。

老底嘉就是光有客观的不行，还得主观的与主同走。这里所有的得胜，都是指着神儿女中间的分别。得胜的应许是赐给教会，所以在教会中分作得胜的和失败的两种人。这分别的点在这里：神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标准；凡能达到神这个标准的，就是得胜的人；不能达到神这个标准的，就不是。得胜的人，不过就是仅仅作他所该作的而已。许多人有个错误的原则，以为得胜是特别好的意思。请你记得，得胜是最低的限度；得胜不是超过水平，乃是达到水平。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就是得胜者。失败乃是因你赶不上神的计划，落在水平之下。

今天我很高兴一件事，不知道你们怎样觉得？从推雅推喇时代起，差不多一千四百年，神没有叫我生在那里。神也没有叫我生在撒狄的时代里。我们就是生在这一百多年才有非拉铁非的时代里。主就是把我们摆在非拉铁非里面，要叫我们作非拉铁非。老实说，过去许多的人，他们还不能作非拉铁非。今天在公会里有许多得胜者，但是还不是在非拉铁非里。今天在老底嘉里也有许多得胜的人，但是这不过是老底嘉的得胜者。在全部教会历史中，没有一个机会比今天这个机会更好。「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启三 12 上。）你要注意那个「再」字，「再」是已经出去过一次了。在弟兄们中，十个有八个是出去过的。主在这里的应许，我就觉得顶奇妙。在神殿中作柱子，再出去，神的殿要垮了。底下三个名字特别：「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12 下。）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名字意义顶大。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的荣耀；除了非拉铁非之外，没有一个教会得到神的荣耀。神城的名字就是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非拉铁非成功了神的计划。还有「我的新名，」你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领得了一个新名，超乎万名之名。（腓二 9~11。）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所有的教会中，主就是特别看中一个非拉铁非。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是生在一个能够作非拉铁非的时代。虽然我们是生在一个教会情形纷乱的时代，但是感谢神，我们能够作非拉铁非的人。

末后请你记得，对七个教会有七次主都说同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话你要注意，主的眼睛不只是看摆在这里的七个教会，主的眼睛也是看全世界古今中外的教会。主所说的，乃是对众教会说的。在以弗所时期里那种放松的情形，很可能在今天的非拉铁非里产生。士每拿的时期虽然过去了，但是还可能产生在今天。每个教会的情形，很多的时候可能产生在一个教会身上。教会不是那么单纯的。那些特别的情形，不过是在一段时期里主要的情形而已。所有的情形，可能在这七个教会中同时发生。

主在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两个人走在马路上，有一个说，「等一等，我听见蟋蟀的声音。」那个朋友说，「你疯了！马路上车马的声音这么多，讲话的声音都听不见，那里还能听见蟋蟀的声音？」但是他跑到马路的一处墙边，叫他的朋友在那里听，果真有蟋蟀在叫。他朋友问他，怎么会听见？他说，「在银行里的人，他们只听见银钱的声音；许多音乐家，他们只听见音乐的声音；我是昆虫学者，我的耳朵就能听见虫叫的声音。」主告诉你，凡有耳会听主话的，就应当听。有许多人是没有耳、不会听主话的人。你如果有耳朵，就应当听。求神给我们走一条正直的路，无论如何，我们要拣选非拉铁非的路。